

李文忠公全書

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卷之五目錄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三年正月初七日

上曾相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復彭雪琴侍郎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復孫琴西觀察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復薛覲堂侍郎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

復胡小蓮樞密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復方比部鼎銳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復龐實生侍郎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復萬旂軒方伯 同治三年三月十六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三年三月三十日

上曾相 同治三年四月初一日

上曾相 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

復吳仲僊漕帥 同治三年四月初十日

上曾相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

復萬旂軒方伯 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三年五月十九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

上曾相 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



復薛觀堂侍郎 同治三年六月十一日

復萬鏡軒方伯 同治三年六月十三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六月十三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六月十七日

上曾相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復福元修宮保 同治三年七月初三日

上曾相 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復馮萃亭督辦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明崇禎五目錄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八月初三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八月十七日

復沈幼丹中丞 同治三年九月初一日

復吳仲櫻漕帥 同治三年九月初二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九月初六日

復陳筱舫侍御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復薛觀堂侍郎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上曾相 同治三年九月十三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復曾相 同治三年十月初七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十月十二日

上會相 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

致吳仲僊漕帥 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復劉松巖方伯 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復方比部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朋儼函稿五目錄

李文忠公朋儗函稿卷五

全集二之五

桐城吳汝綸編錄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三年正月初一日

臘尾兩奉手教以蘇城之役獎藉不勸仰荷期愛至厚感與慚并
戈登伯郎梅輝立等初持異議幾釀齟齬端經鴻章疊次奏明總署
微諷卜公使公使願仍留戈登允爲開導嗣於嘉平望日戈梅諸
酋信至公使亦悻悻不平虛詞恫喝謂各國不服若不查辦將調
五印度兵尋衅不知此閒眾喙已早平息戈登兩次來謁恭順有
加求告奮勇協勦正與公使及朝論請留之意相符默念中國是
非動爲外人所搖惑當事者虛弱過甚力不足以帥氣勢不足以
晰理專爲敷衍爲模稜而已鴻章因其可留則留之以冀息爭而
豈其本志耶戈登謂蘇境肅清當爲裁汰常勝軍以回國不知能

朋儗函稿五

否應手姑合進勦宜興與常州一軍相爲犄角忠逆本欲挾洪逆
之子竄江西洪逆仍欲死守故常州陳逆亦糾粵黨堅拒不退聞
金陵糧食將盡春閒似難圖存惟眾在百萬以內蔓延江楚真意
中事希庵味根之歿楚材漸稀可爲殷憂嘉興各屬次第投誠奉
旨令鴻章兼轄浙西吏事目前不得不爾季老恐有違言也沈經
笙撫晉喬鶴儕撫皖能突過前人否蔭渠長厚未必久居三輔丹
初亦有訾議景翁減賦續稿松巖大不謂然此事須由薇垣經畫
是以屢欲陳疏而不果行至運丁屯田稿足補公議所未及未知
部中如何覆定鴻章不敢遽發也粵中亂民極多宜用重典尊處
會奏批示正法新章極爲爽捷蘇城遣回降人千餘皆可殺者其
他可知馮令容當彙獎

上曾相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此聞軍事一切措置具詳於十八日奏牘中月鈔呈覽鴻章於蘇錫克後左右顧盼不得不兼圖常嘉以自固門戶常爲蘇之門戶嘉爲松滬門戶墨守師門穩慎自立之訓並無入我之見存亦非敢高談遠略也卽受平乍海嘉之降匪我求賊賊實求我斷無固拒不納之理卽請暫委地方官亦因自去春我軍入嘉境後浙帥未委一印官先准蘇爲代辦旋又疊咨申斥思之至再與其再申斥於後不如先陳明請

旨定此疑案左公乃銜怨若是如果浙有兵與官來俾敵境得鬆一面之防併力於我土地豈敢於太歲頭動一撮土耶程鎮於臘底已進紮王江涇距禾郡二十里與賊對壘勢不可撤嗣接沅丈正月初來書亦無必調程軍之意擬俟禾城得手交劉潘兩軍置守再議西向程鎮初欲克嘉興後速進湖州繞長興宜興與常州

明倫函稿五

二

各軍爲犄角接應兼欲東擊杭州後路西通金陵東壩之氣今奉商調該軍所部萬餘人鎗礮精整不肯自拆羽翼方思克禾郡移攻丹陽句容打通一路乃可協攻金陵鴻章尙慮無甚把握沅意謂斷不宜分則可謂知己知彼者矣嘉賊早遞降稟以緩我師及官軍偪城抗拒如故程劉約於數日內開礮猛攻未知果得手否內有似降似叛之蔡元滌浙帥置之城外不解何意未免多一防備耳戈登忽又恭謹求調協剿祇有物來順應以塞

朝命其公使方在京饒舌或藉此解圍也三弟與約同日分攻常宜據稱戈登頗恨程鎮之猜詐謂西軍較易共事且看後來何如蘇城搜獲賊米四萬石稻十餘萬石子藥銅錫各項軍實約值四五十萬串銀錢分毫未見各營難保必無書籍竟早散失鴻章極力搜求僅顧湘舟尙疆圍藏弄若干細檢無大種巨冊惟宋元明

人雜集甚多俟稍勘定再以目錄呈請去取

復彭雪琴侍郎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頃奉嘉平望六手書詞藻繽紛想見雅歌投壺之趣弟久荒不文媿無以和陽春之高調也竊聞榮膺

溫詔寵賜行衣指日石頭報捷定占燕領封侯頌忭無量昌歧奉調之時適植兩面喫緊如舟子榜人偶遇風濤互相詫怪至驚波復定舉酒相賀尙復何所嫌疑矧師門與節下厚帥當世所謂正人君子光明正大毫無私意者卽鴻章不肖師友風義豈伊朝夕敢以褊心自棄耶我兄弟自矢各不相負白頭如新而已昌歧崎嶇於清淮之間靡所依傍頃遵師示仍調回蘇浙協勦此公厚道熱腸爲武人中第一流爲平吳第一功臣爲滬軍第一苦人祈我公時時有以慰勞之使部下出色之將皆知鼓舞爲幸現今程方忠與潘劉諸軍進攻嘉興三舍弟各軍進攻常州宜興日來有大戰事未卜果否得手聞侍堵二逆已分股竄至績溪二月以後必有續犯西江饒廣防軍恐未足以禦之仍累我兄東援西勦耳相見何日裁書寫心

復孫琴西觀察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去冬兩奉手教控憶久闕報章側聞權篆廬鳳欽慰良殷浙帥於奉查溫守一節師門竟干嚴譴元規塵污人居是邦者未經卻避廿年清望兩泯正人因當道一言遂被摧沮豈獨吾黨之不幸也身雖可隱家無所歸吾師何以爲懷念之焦切此間軍事牘稱順手欲保蘇滬不得不分攻常嘉而左公嫉忌之深不以保土相諒乃以越境爲嫌揆古例今殊非情理擬令程潘劉諸軍將不郡攻克置守少穩卽移併常丹宜溧之交與沅霽二軍互相擊應冀金

陵可早得手然二三月閒眾賊必趨江西幼丹恐難獨支未知皖浙能否分救耳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師相商調程方忠帶二三千人協攻金陵一以蒙恩拔植之名將未便久假不歸一以圍攻金陵緊急之際正須羣策羣力稍分勞勩維時接函後商之方忠適已進兵嘉興與賊對壘不可遽撤約定禾城克復再議西向惟該部陸續添集已逾萬人若赴金陵獨縈一門人少本不濟事全軍精銳一將主持亦難拆散以至兩不得力故擬由常州進攻丹陽句容打開一路乃能進薄城下然至彼時雄師或已攻克不過聊助犄角之勢耳旋得公書以續派十三營紮神策門而缺太平門不圍城糧可絕立足可穩不必方忠遠來且念做處正在分圖常州嘉湖難遽騰出大枝兵力方忠又

朋僚函稿五

四

爲敵部驍將不忍遽令折回此等公忠盛誼求之古人中亦不多見感佩詎有涯涘師續緘亦云可毋庸議鴻章初與方忠籌商大局謂金陵圍局能合固好卽不合祇須穩固自立此十數年老巢一時未下各逆俱戀戀不捨我軍趁勢急攻各城多翦羽翼卽再他竄精銳較少待金陵復後內外合竄更形棘手方忠遂欲先圖嘉興再取湖州以梗江浙中通之路或再進廣德溧陽以聯東壩常州之氣而扼忠侍輔堵出竄之途實與東南大局有益雖未能做到而其志願則亦宏遠矣茲吾丈無意強要方忠西上俟嘉禾得手或仍令乘勝進規湖郡何如禾逆屢發受年前遞稟乞降迫官軍進紮則又變計聽逆投誠亦未就緒方忠與劉仲良侍講二十四日猛攻嘉城外石壘十餘座傷亡弁勇至五六百人捻斬髮逆數千立毀盡其壘略一休息合攻城垣聞附城河寬未易爬越

戈登與郭松林滕嗣武王東華黃中元進攻宜興苦戰三晝夜二十四日克復三舍弟正督所部猛攻常州亦將西北援賊大股擊退未知能速下否戈郭欲卽進溧陽惟兵力過單須俟常郡克復添撥並進春霆一軍人數尙眾久屯東壩似亦無謂如能分進溧陽與松林等前後夾擊克此要區方忠再由湖州繞來則金陵遂無竄路長圍遠勢得矣不敢妄參調度求我公於竹報中商及或飛函春霆酌辦爲幸戈登自告奮勇協勦與敝部共事較久雖小有翻覆或不致大決裂也

復薛觀察侍郎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

此間自收復錫金平乍嘉善海鹽各邑戈登忽又效順請同提督郭松林進勦宜溧該逆被勦窮蹙投降先後收復西路眾賊竄併常州屢撲我軍不動乃分大股乘雨內竄江陰常熟無錫以次被

明徐爾稿五

五

圍各城守兵不及二千弟連夜徵調援軍四集兜勦三處圍解殺賊逾萬遁回無幾昨程鎮學啟督開花大礮二次猛攻嘉興賊守極堅幸已攻克此後局勢較順常州當易得手金陵於正月間合圍賊糧將盡春夏之交定當克捷漢中僞扶王陳德才一股東來援救人數甚眾如僧曾諸帥能由中路截回不致弓生枝節江表或易肅清也戈登素尙忠勇惟性情褊急去冬反覆係伯郎梅輝立唆成茲伯郎久駐香港輝立卽回國婚娶當漸熨貼俟江南軍事大定常勝軍宜卽妥爲遣散戈登尙無異詞巴夏禮初到與關道頗講信睦黃荷汀自去冬猝嬰痰疾不得已令應敏齋代理敏齋近與洋人交接尙能曲折精微不似曉帆之阿徇矣蘇省新復地方人多相食野無耕農撫卹招墾無捐可籌棘手萬狀加以水陸兵勇七萬餘人分路接餉餉需軍火立見匱乏竟至無術支

持我公何以見教

復胡小蘧樞密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此閒軍事自蘇垣復後差稱順手始則私冀甯杭兩巢有一克捷使中權得鬆一面之防便可併力剿辦不意金陵自正月杪始算合圍武林攻剿幾及一年未能制賊死命而賊智益長臘底分粵東西悍股由廣德趨江西其餘仍留守江浙各城抗拒我師自相救護敵軍西規毗陵東圖嘉禾苦戰至今乃拔禾郡吳郡藩籬稍拓而援剿尙無虛日太沖鬱不得逞轉以吳軍越疆爲嫌怨誠不知其用心矣僞扶王陳德才係四眼狗死黨素稱慍悍此次由秦鄂來援襄脅甚眾上游諸軍計無可以遮蔽之者皖北之劫固猶未盡且恐金陵垂成之局爲其動搖常州聚賊甚多窮無復之昨忽冒雨內竄幸援兵神速四路兜剿擒馘幾無遺種卽飭乘勝攻

朋僚函稿五

六

常惟常賊實與金陵爲表裏仍欲死拒不退聞金陵賊糧將盡如扶逆大股奔救不及三四月間可望捷音則蘇境可卽肅清也甘省近事稍就理否霞僊素負重名可有實效恐非禮堂不足爲功都公膽怯能守而不能戰亦無濟耳戈登前有口舌係英酋伯郎梅輝立嫉忌而出今伯梅他往遂又帖然昨甫出兵未開一礮收復宜深亦批亢擣虛之效該軍雖多費銀錢不無裨助戈意俟江南肅清回國但冀妥爲遣散乃算了局曉帆勸建此軍不爲無功惜其初章程未善致多波折鄙人竭力挽回徒費心機揆帥以借助外人究非自強之道於季札甚不愜意當於蘇州保案彙請光復也荷汀原非奇才因操守尙好洋務亦是熟手姑爲乞補昨以患病屬實另委代理毫無成心若云有挾而求何敢輕爲嘗試惟與彼族共事動輒嚇詐實非熟習情僞者莫辨侍進駐蘇垣於此

關殊不放心卽

朝廷亦須慎擇也旄軒可卽到任理財確是好手但擔當少力量耳金陵若捷鵠盼超遷僊屏過此未便代爲張羅爲媿

復方比部鼎銳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弟忝領吳疆慙無補救蘇垣復後節節進攻面面設防軍事雖漸順手惟兵單地廣新復之區彫敝萬狀餉需更缺支絀時形金陵於正月閒合圍忠逆聞在城內賊糧將盡或可剋期得手現在江浙賊勢已分爲三段自嘉興克復杭湖廣德爲一段宜溧克復丹句金壇常州爲一段金陵圍困城賊二十萬自爲一段三者雖欲互相救應皆有重兵牽制其力似不能及杭州金陵俱已缺糧惟常州湖州積糧最富而丹句金壇皆不甚足是以西路敗賊全聚常州死力抗拒昨飭各營設法攻打未知能否卽下常克則金陵

朋僚函稿五

七

之羽翼立剪旁邑之枝葉易芟矣其竄江右一股多兩粵人雖甚慄悍如有勁兵扼勦或尋歸路僞扶王陳得才一股從前久踞皖北路徑極熟人數甚多洪李各逆急盼解救儻由漢中趨鄂邊界而入英霍其鋒必不可當竊恐金陵垂成之局又生枝節耳都公素不耐戰過江亦無能爲茲奉

命移守邊陲富帥接辦未知能否分兵協勦論江北防務祇須三五千人卽鎮江城守亦奚須萬眾噉宿將詎肯感激徒媵媵天下軍旅乃付儒生殊足慨已東南財賦之地蹂躪至此觸目靈傷一二年閒卽能廓清農商均難復業國用何由得充餘孽再竄他處征調益無已時兵不撤而官民常窮兵卽撤而遣散豈易念之長太息耳

復龐寶生侍郎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浮糧再請減成景亭前輩亦力持此議方伯斷斷爭執難與水乳
此事經畫甚長關係極重固須司署承辦尤要官紳和衷鄙人勢
處兩難已緘商揆帥折衷定論總須軍務肅清流亡日集方可舉
行或俟能者善其後耳

復萬篋軒方伯

同治三年三月十六日

台司政務頭緒紛煩暫循舊章俟查核確切再行分別整頓自係
老成之見如須鄙人幫助儘可密緘知會爲左右稍分怨讟也沅
帥餉絀義應籌濟尊意北岸釐捐統加四成分解金陵蘇常無累
商民有裨大局感賴曷已幸卽速飭照辦各省釐捐之重無如上
海江北視滬輕至數倍卽加四成該商當不致違抗丹徒苦累無
人敢往上年與蘇甯兩方伯商定嗣後委署一年期滿調署裏下
河優缺而許緣仲金香圃嘖嘖稱張熙之賢弟曾見過張令一次

夙用徐函稿五

八

究未深知底蘊應請酌察調署以均甘苦張牧之署泰州亦係弟
推轂聞其官聲素好並未見面江北眾論則謂其德優於才不宜
煩劇年滿更調似亦可行至泰州應否卽予張熙仍須明眼人衡
定弟毫無成心也弟自蒞滬蘇二年有餘北岸各官視同隔膜亦
遂不便吹求聞需次頗多無由識面何敢妄加評隲今承虛懷下
問媿難悉舉仍祈隨時留意察訪喬鶴翁瀕行詳報補署之案層
見疊出未免老吏市恩習氣執事鑒空衡平一秉大公向所欽佩
尙冀逐漸遴選徐挽頽風無任仰頌山陽李振翼質性樸誠亦稍
有才係同鄉舊識敢告左右以備夾袋之儲弟於初六七日圍剿
楊庫華市一帶竄賊俘斬數萬逸脫不過三四千人沿江腹地一
律肅清弟卽親赴常州督籌攻剿該逆窮無復之仍圖死踞日內
先將西門外賊營二十餘座蹋毀卽分三門用炸礮轟城或可聚

殲勿貽他處之患杭嘉復後陳炳文汪海洋李世賢黃老虎四大股由湖州分路上竄一由廣德一由安吉孝豐皆裹十日糧疾趨江右浙西全境肅清而珂鄉恐有難支之勢未審揆帥與幼丹如何區處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連奉手書敬審穴地十數處卽日轟發飢疲賊眾聚殲可待日以昶祝陳汪侍堵四悍逆全由廣德甯國竄江右而仍留餘眾踞守湖州以牽浙軍度幼丹所部兵將未足以制諸逆之驍突左公亦無兼顧豫章之意行且擾及湘鄂殊爲殷憂江釐所入無多卽分半解皖奚足掣窮師門部眾久困於餉而餉源日益枯涸乃令揚滬各設捐局鴻章略知底蘊恐亦畫餅難於充飢也蘇糧萬石苦於無船可運承示由僊鎮米局撥兌誠較便捷惟該局隨購隨運

朋僚函稿五

九

向無屯儲近以銀少而采辦愈少未知能有大批供尊處急需否容飭查復程方忠軍門竟於初十日子刻僊逝此公用兵方略爲十餘年來罕有之將公以贈我而無完璧歸公徒深痛惜渠欲俟嘉常復後一往金陵圖報大德所志不遂齋恨何窮鴻章督飭諸軍將常州西門外賊營三十餘座蹋盡遂合長圍二十一二日猛攻轟坍城垣數十丈逆眾以無去路致死於我傷亡弁勇千餘未得爬入月初仍擬分門再攻如不果克待其糧盡自斃須三五日後丹陽有馮富兩軍牽制金壇盛逆潰走近處已無赴援大股諒金常兩城先後必得且不致竄走爲他省之患也鄙意亟復毗陵便可撤軍節餉近來半關尙不及數新復各邑與皖南情形相等紳民爭求振撫何地可以生財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三年三月三十日

史觀察至營奉二月初手示重荷拳念並蒙寵賜海南珍物軍次
荒僻難爲瓊報伏審白候萬福勳業彌茂於理煩治勞之際存長
顧遠馭之思憂勤誠懇百廢漸興弭亂保泰日以企頌程方忠軍
門二月間攻克嘉興而杭餘卽爲季帥收復方忠髮際受鎗子傷
遽爾怛化失此良將左臂頓折從此不敢輕議征伐矣宜興溧陽
克復侍逆餘黨竄併湖州頃復由湖糾眾竄歙南而入江右幼丹
愈不可支楚粵邊境必致騷動爲患甚長丹常壇句各股二月初
竄入江陰常熟腹地各城幸保無恙三月初弟出省督勦連獲大
捷擒馘解散二三萬逸脫者不過數千旋馳赴常州督飭各軍踴
盡西南門外賊營立合長圍蘇境敗賊困聚毘陵一城眾尙十萬
昨派戈程劉各礮隊猛攻轟坍城垣數十丈悍逆死拒未得爬入
訊據逃賊供稱護逆擁兩粵老賊三四千人窮無復之公之部民

朋僚函稿五

十

若皆如此兇很亂源何由塞耶弟思聽堵侍輔諸酋合力上竄江
楚已難了結再縱此賊前去爲虎傅翼而徒博復城之名於義未
協且金壇句容已復鮑軍橫遮於句溧之交丹陽又爲馮富兩軍
牽綴祇金常兩孤城耳早遲必克滅一股卽了一事以吾蘇全力
困常州以揆帥全力困金陵當不貽他省之害也沅翁餉極絀自
媿力不能助總理衙門請以輪船經費餘款五十萬解濟金陵以
收垂成之功昨赫德過此詢知僅見銀十數萬粵閩江海撥款均
未照解奈何朱鐵橋鄧伯昭莫子偲等皆無意入官鴻章不德亦
豈能致昌歧春仲回蘇帥意終無嫌疑鄙人焉敢芥蒂惟蘇省水
陸添募至六七萬雜收降眾在外月餉不及半關軍火所需允鉅
新復郡縣闕其無人卽有遺黎互相剝食而僵斃馭軍則久成債
帥撫民則媿爲司牧何能分濟揆帥昆仲此乃致謗之由亦所內

疾而無以自明者矣史君長於醴權吳中桑梓之邦難於位置屬其赴皖一謁再取進止常丹果復軍務已竣將有意於裁撤冗軍與冗員矣

上曾相同治三年四月初一日

前奉二月初二十一日手諭敬承一一比因常丹分股內竄蘇錫常熟騷然震驚日夜籌所以援剿之法又程鎮攻克嘉興遽受重傷憂灼萬狀未及上塵清聽節次戰狀及籌辦情形均已鈔奏咨呈冰案矣程鎮治軍有紀律多謀足智實爲今之名將天奪之速可爲短氣腐心該部劉士奇王永勝雖可代統然不及程鎮之變化方略矣鮑軍收復句容金壇則蘇境祇有常州丹陽二城與金陵對待各城敗賊聚集金常之賊約尙十萬最悍者兩粵死黨四千初意俟麥熟與僞英王叔陳時永丹陽三四萬眾併由壇溧

朋僚函稿五

十一

之交上竄鴻章念陳炳文汪海洋李世賢黃文金四大股已由湖州廣德竄江右若再任護黨合竄爲患更長是以到常後督催各軍攻躅西南門外賊壘數十座卽移兵填紮四面合圍不計收功之遲速但望滅一巨股省一後患蘇軍全力水陸四萬圍此孤城或可聚而殲之馮富兩軍進丹陽西北二門月內想卽竄去有春霆全部橫遮壇句金丹之賊亦難善脫也沅丈缺餉殊甚媿莫能助總理衙門請撥輪船餘款五十萬濟急公忠可敬惟此款多寡出入其權實操之赫德先允找付李泰國輪船經費二十四萬旋又札令勿付赫酋狡很豈肯聽令赫德昨爲戈登遣勇事來常營鴻章面詢據稱止有十四五萬見銀可解已緘屬應實時俟赫德回滬迅與核算明確儘數提解金陵以救飢困五十萬則紙上空談也入春以來敝處餉亦奇絀三月之久甫放一關幸蘇城遺糧

少資口食前奉餽沅丈萬石屬由僊鎮撥兌現因無銀采辦漸少
能否兌付已飭局查復左帥自克嘉興後意見稍融鈔函所云期
不必期之賊納不可撫之賊似是英雄欺人若不攻嘉禾杭餘何
以卽復若不收平乍蔡鄧何以卽降師門持平論之鴻章敢與人
爭功名意氣耶劉松巖必欲照賦則核減又須請減錢糧仍求卓
奪

上曾相同治三年四月初九日

四月朔奉布一緘旋奉二十二日手諭敬審勳勞益懋爲頌常州
先於二十一二日開礮猛攻一次悍賊死守我軍與常勝軍傷亡
至一千五六百人鴻章念此孤城外援已絕若不悉銳再攻又成
持久之局初五六日布置詳密而後三面開礮不用戈登所部爬
城郭松林劉士奇王永勝劉銘傳各告奮勇天人助應一鼓同登

朋僚函稿五

五

探戰巷戰兩時之久生擒護逆以下大小頭目並兩粵悍黨數千
無一脫者解散實數萬人可慰遠念丹陽有竄遁之謠已派劉郭
兩軍馳往會剿諒難久存昨奉大咨令敝處派兵接守句容東壩
擬俟丹陽肅清卽飭劉銘傳所部往替各軍兩年以來無旬日不
惡戰各營傷亡過半率以降眾補額未及休息操練諸將領疲於
奔命皆有棄官逃歸之意早准俟常州復後分別給假茲湖州尚
有堵輔大股盤踞金陵未知何日克捷蘇局未能遽定卽敝軍未
敢卽撤惟初來滬時人數尙少餉項尙足近來水陸增至七八萬
拓土而仍不生財月餉半關尙難預定將來卽欲裁遣補給一二
月欠項亦實爲難深媿自惹煩惱戈登自願回國允爲遣散常勝
軍此是蘇省最要關鍵但立索資遣經費十五六萬元寅支卯糧
如何籌付關道不得已乃欲出利借洋行究未知能辦妥當否炸

礮有勁旅輔之實得奇效嘉興常州城堅池深賊尤狡悍雖登城傷亡千數百人究可操券常勝軍礮位三十餘尊華爾白齊文戈登歷年湊製皆中國所無者內有浙蘇弁勇熟於施放已商託戈登爲我留下合之程軍門礮隊略一簡練無堅不摧徹處設炸彈三局聊可應用惟需費視尋常礮局多至十數倍鄙見欲開此風氣甯缺正餉而爲之師門以爲然否承屬四五兩月之外加撥四萬併解金陵舉國皇皇然無以應教正深焦急適赫德見過云奉旨撥解輪船經費有現銀十五萬可解已屬應實時俟赫德回滬卽速提交委員搭輪船運解金陵赫云隨後或有三萬鴻章已面懇之俟其查報當再奉聞大約四五兩月十六萬之數可抵過也滬上商富爲釐捐所苦蘇城克後曾勸捐一次迄今尙無成數不可德感不可勢偪昨嚴札飭催英法領事出頭抗阻幸勿以他省

朋儕函稿五

十三

成例繩之鴻章雖不肖似有微功於滬上乃刁頑如此師何所見而謂數十萬不難致松巖敏齋以此局無裨又畏訶責鴻章理應避嫌勿言惟念與吾師休戚相關旣係不能多助亦何敢不以實告如疑別有詭託姑試辦之可耳襄樊髮捻想係僞扶王陳得才所句合鄂軍似無能遮蔽若放過英霍潛太必長金陵坐守之計頃搜獲黃文金三月杪與護逆帛書云聽侍竄江西欲圖繞救黃李仍守湖州以待惟冀江鄂將士扼截痛剿使不得逞志乃妙

復吳仲儂酒帥

同治三年四月初十日

倣軍餉紬允爲就近飭催淮海各屬認真籌助感佩逾涯得尺得寸豈敢過存奢望惟期迅速集事以救飢困或謂北鹽現已暢銷淮河各卡比江卡較少成本較輕能否於十五堡等處添設一局祈查核見示爲幸揆帥於揚滬兩處勸捐金陵軍餉自出於萬不

得已滬中爲釐捐所苦洋人所挾持難行我法弟爲蘇城善後勸捐紳富迄無成議而領事出頭抗庇蓋商富大半寄寓洋涇浜與各洋行也奉總理衙門奏准截撥輪船經費餘款二十萬濟金陵稍救眉急然揆帥之窮軍事之棘手殊甚岌岌

上曾相

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幼弟回皖寄呈一緘陳虎臣抵蘇適鴻章自常回省奉四月初三日鈞示伏審憂勤致疾德容蕉萃似非昔比爲之懸系靈軍虛枵無甚實際久有所聞此次入蘇境後未多接仗賊頗畏其虛聲望風納款乃金壇盛逆雜髮張某帶一營入撫詐索多贓盛逆忽閉城將該營弁勇全數擒殺並將營哨各官分解常丹首逆處做處收奔牛之降尚有靈軍兩哨官在內春靈匿不以聞仍飛書飾報戰狀卽此一端其虛象迴不如從前在皖鄂時矣聽侍各股入江

明倫彙編

十四

西師門自當派兵往援舍靈軍更無大枝而該軍渙散如此殊令人憂本擬將赫德續交之五萬八千餘兩及海關挪借之三萬儘解鮑軍昨得沅丈十六日書已由十五萬內劃付靈營五萬兩又遵來示分解四萬足成鮑軍九萬之數餘交沈鶴鳴解回沅營已節次咨明在案劉銘傳鄭國魁各軍計已行抵句容東壩接防鮑營當可拔隊鴻章飭解員沿途探交或不致誤金陵地道能否轟破如難收功麥豆已熟夏令苦熱扶逆援股漸近恐須入秋乃有指望前

廷旨有令做軍會攻之說鄙意苦戰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勞苦累年經營此城一簣未竟不但洋將常勝軍不可分彼功利卽蘇軍亦須緩議是以常州奏捷後不敢輕言越俎朝命亦未敦促富將軍遽欲會攻誠爲有損無益似宜拒之湖州

之賊尚無去志左帥屢云偏城其實距城尚遠昨來奢屬勿會攻請蘇軍進長興以扼其喉月初當派劉王郭楊四軍圖長興以避協攻湖郡之名而為進趨廣德泗安之勢庶於浙皖金陵全局小有裨助然敵軍至遠以泗安廣德為止過此則糧運更艱調度亦難矣長興復後須暫屯駐以俟過伏屆時如金陵未克必須礮隊往助祇要吾師與沅丈一紙書七月中旬可派鶴弟帶數將前去稟商沅丈酌辦揆度大局自以速克金陵為釜底抽薪之策扶逆由鄂下竄聽侍由江上竄皆為金陵也老巢一破眾逆必奔潰瓦解則援江援鄂援皖皆不如速圖金陵之急且要也惟祈吾師於應接不暇之中仍擇緩急輕重而措施之為幸聞近日煩懣太過憂亦奚益至

欽篆督篆此時斷不可求卸金陵克復再圖卸肩似不失大臣進

朋僚函稿五

十五

退之義亦猶是墨守挺經之道兵柄過重利權過大局外無知者不能無疑

朝廷似有洞鑒年來兵將無甚出力戰狀訾議與外侮由漸而入若金陵一復大局立轉浮議自可全消而一身之進止亦綽然耳鴻章侍函丈最久於時事微有通曉用敢披豁上陳定蒙采納常勝軍竟已妥撤戈登今年忽變為忠直好人非鴻章所能革其心面乃中興氣運使然頃將礮隊收回留為有用須一半年操練工夫吳紳公呈求蘇皖分貢院甚堅鴻章皖人亦所夙願祈主持擘畫之餘屬虎臣兄面陳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

海塘關係松禾兩郡農田水利必須通力合作前據劉方伯面稱楊坊允先墊辦再行籌捐尊處委段廉訪勸諭有成議否滬上舍

此鉅富無從著手揆帥以江釐減半近欲赴滬捐餉實已羅掘一空塘工須秋後由松屬田畝設法也聽侍各股趨江右者聞多而不甚悍至常州林彩一股經數次大創實無能爲或謂林彩已陣斃矣矮崽陳是否卽英王叔陳時永未聞其人總之護逆一股大小頭目已於四月初六日殲盡貴部進湖州者現抵何處自大錢口至泗安賊營暮布竄路恐不易斷劉王郭楊各軍爲雨所阻頃甫自宜興拔隊由夾浦進乃有運道知念附及常勝軍裁撤糜費固多卻尙順手惟巴夏禮藉口於上海空虛從旁饒舌不得已請劉仲良侍講移師設防杜其把持之漸聞禾郡有兵替守固不在多也

復萬箴軒方伯

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

奉手教敬悉一一松令幫辦泰州有年情形極熟可謂委任得宜

朋儕函稿五

十六

句容依令亦必稱職前句容裘令輔係文達公之孫屬伯符方伯來書屢稱其才昨過謁晤人甚老練惟因病開缺必須送部引

見後坐補原缺江省徧地瘡痍正資熟手可否由尊處詳請奏留差委暫緩赴部海州通州二缺均准部駁地方軍務未靖人地實在相宜似可詳請頂奏陳牧聞有才識梁牧係弟明保人員實能勝任愉快也金陵餉絀詳報於統捐分解一款添撥三成其捐局應俟滬捐竣事再行接辦馮軍門奏請留鎮軍七千餘人足敷分守餉項似可少減滬關收數大絀向來每月將近十萬上月僅收七萬而常勝軍糜費過鉅不得不裁此次遣撤事竣因牽涉洋人需十四五萬金皆向洋商挪借必要按月扣還是以鎮餉萬難應付將來扣清借款如金陵未下尙須隨時酌濟斟酌緩急輕重之義則鎮餉實難如數弟非有所吝惜實偏於無可奈何惟高明鑒

之傲部水陸七萬餘人除分防東壩句容溧陽
廷旨責令協剿湖州金陵勢難遽撤謹潰可虞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

地道果否穿透五月底能否成功以人事決之必能得手其早遲
則關天數也昌歧紮營何處屢奉

寄諭飭派做軍協剿金陵鄙意以我公兩載辛勞一簣未竟不敢
近禁嚮而窺臥榻況入滬以來倖得肅清吳境冒犯越疆怨忌叢
生何可輕言遠畧常州克復附片藉病回蘇及奏報丹陽克復摺
尾聲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當入清聽富將軍之淺躁左制
軍之傾擠鴻章不樂為也至貴部艱窘如此忝為地主當籌犒勞
無如所部水陸七萬餘人迫於

朝命防本境兼籌協剿勢難遽撤滬中羅掘殆盡供輸久竭實已

朋僚函稿五

七

自顧不暇而外人皆被以富名無從解免抑不必強辨矣左公負
海內重望既放浙賊竄江西不得不牽扯蘇常又不得不強拉厚
庵心勞日拙殊覺無謂為

朝廷當大事各顧大局一聽公論若起而相爭便失和衷之誼重

貽

君父之憂猥荷

殊恩異數難遽愬然引退惟處斯時地徒增悚懼鮑軍入江後逐
賊已至何處楚北髮捻或不能遽達皖西做部進長興者日內可
至夾浦金陵如有竄信祈飛致劉省三就近追剿厚帥無陸軍何
從下手師門必應諫止鴻章分微資淺恐未可妄談全局也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三年五月十九日

江鄂糜爛甚矣游氛竟未入粵固有福德照臨抑由戒備嚴密然

粵乃賊之止境其由鄂而下由江而上中權如何可支寇亂蓋無窮極吳越雖漸戡定事勢似強人材則衰多禮堂程方忠南北同時受傷而亡禮堂滿洲之傑者方忠亦十餘年罕見之將將才爲立國根基豈天心猶未厭亂耶金陵賊糧未斷沅翁地道難成廷旨屢責鴻章督礮隊前往協攻未知沅意云何湖州尙有十數僞王季帥派兵勝敗參半敵軍不得已而協剿大隊由長興進發湖州一日不復蘇常一日不爰亦難舍之而西也揆帥屬令分接甸溧溇壩建平各防又以皖廬有警須大枝勁旅往助又與幼丹岬端已成江釐日紬由滬月添四萬鄙人義何能諉真有應接不遑之憂濫被

殊恩進止旁皇顧瞻大局終始靡盬久恐隨頽波而俱逝耳常勝軍裁撤就緒丁雨生署海道亦得一助此可告慰

復曾沅帥

朋僚函稿五
同治三年五月三十日

大

蒙調援金陵倉卒不能決計四被

諭旨兩奉師咨三接函牘公義私情何敢推諉惟前軍已抵長興方有西援之

命臨敵抽撤必誤機宜長興已於二十四日克復湖州堵輔各逆正與浙軍爲難聞蘇軍之進頗覺膽落而湖州與蘇常處處毘連可慮甚多十七日復奏片稿均係實在情形業經咨呈頃復附陳一片鈔呈冰案初冀我公地道可成無須借助茲師門與執事殷殷屬望鴻章應卽日整軍就道惟此閒爲難之處亮荷遠鑒日內親赴長興酌察情形如可分派勁旅率方忠礮隊冒暑遊征逕歸麾下調遣鴻章或隨後抽暇赴金陵一勞軍士藉謁堂階固所至願如勢實難分或有

旨令速剿湖州七八月之交亦必率偏師前來靜候指揮大咨謂
蘇軍到後由敝處主持一語未免彌謙彌偽鴻章粗野性成茫無
方略斷不可喧賓奪主亦不必區分界限祇求於事有濟而已炸
礮須靠河邊易於搬運城垣磚石無論寬厚最易轟坍祈勘明形
勢宜從何處下手便申示知地道仍須加工炸礮未到之先轟開
最妙否則上下中邊同時舉發亦令該逆救應不及尊處切勿鬆
勁至感至禱師函疑慮二端情事所有自須鴻章親往得與貴部
開誠布公毫無隔閡若不得自將請公容納而調停之爲幸餉事
當竭力籌催

上曾相

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

前奉四月十六日賜書誘掖獎勵無微不至感媿交并旋接五月
初三日手示飭派接防深水高澗建平比因建平實無可派撥奉

朋儕函稿五

元

咨後卽令劉況兩軍分接涪涑之防咨呈冰案矣連奉四次

寄諭飭鴻章會攻金陵又奉五月望日鈞函並疊奉咨催私衷焦

迫恨不著翅西去以疆吏體

朝廷之意以弟子應師友之召無論事之濟否曷敢稍有意緩惟
礮隊必須多用急切難齊已詳於十七日覆奏片中湖賊志在死
守抽撤不安又詳於本日覆奏片中均係實情實事師門明鑒萬
里能否曲諒苦衷惟其稍緩長興於二十四日轟坍城垣各軍奮
力扳登三次乃上傷亡將弁勇丁將近千人殺賊甚多各鎮稟稱
天氣炎熱鎗礮不能多放請俟過伏再行進戰尙不知有援剿金
陵之說也敝軍鎗礮最多而精郭楊劉王四軍萬五千人洋鎗萬
餘枝劉鎮銘傳所部七千餘人洋鎗四千枝是以所向披靡若鎗
礮不能多放則亦不甚得力常州先僅劉部礮隊轟擊四月賊與

官兵皆視爲無奇由其礮小不能制死命轉足長賊志也洎鴻章到常乃調齊各軍礮隊轟然雜作諸路併進倖而一得嘗與洋將討論皆云炸礮不用則已用則必要攻破意思殊爲深長往時程鎮與戈登同攻蘇城將自家礮隊全行藏弃專用戈礮蓋亦慎於一發諸將多粗心浮氣或求一二尊炸礮以爲守營拒敵皆未能深得其益若攻金陵須調真正礮隊兩三枝輔以地道數處洋鎗勁旅萬餘人拚死先登或有把握鴻章西去斷不能以持久故宜慎之於始

朝廷疑師門有眵域之分鴻章有嫌怨之迹不得不據實聲明左公意氣雖盛兵力實不能強黃老虎專打浙軍日夕苦纏已爲賊人所輕賊旣輕浙若鴻章卽分兵遠去彼必蹈瑕乘閒此鴻章左右爲難之苦衷也日內親赴長興太湖一看如湖州易得先了此

朋僚函稿五

二十

處卽西去旬留數月可無內顧之憂若師意必令分隊祇可勉強塞責恐於事仍無濟耳來示疑畏二端固在意中分隊遠去誠不放心東軍所富者軍裝也賊賊也而弁勇豈爲區別城下之日爭財物亦須預爲申徹總之鴻章與沅丈交契素深貴部相識已久似易解說餉事容爲盡力

復薛觀堂侍郎

同治三年六月十一日

布路斯換約忽有反覆昨丹國公使過滬又揚颿北去挽留不及比奉

寄諭派李鎮恆嵩與劉方伯在滬辦理惟台旆正在津門恐該使央求就近互換如肯折回當屬李劉二君安辦也與外人交接曲折之隱非當局不知其難廷僚每生異議琅瑯乃肆誣毀自夷氛不靖以來大半誤於臺諫之簧鼓茲甫就緒尙騰眾口殊令人惴

慄太息耳戈登今年驕氣漸退蒙

恩疊獎勵爲好人常勝軍之撤豪不費力真出意外卜公使伯提督巴夏禮會議皆謂當撤仍留戈登駐滬教練前撥給英官之八百勇巴伯兩酋不另索他兵守滬有戈登在此以後無甚波瀾可紓遠念戈登赴金陵一看云必須敝軍鎗礮隊前往會攻方冀得手疊奉

廷旨暨揆帥咨函殷殷相屬義何敢辭惟湖州未復祇可暫派兵將西去弟未便遽離

復萬旆軒方伯

同治三年六月十三日

玉體尙未就痊至爲系念六合戴令前准富帥來咨殊深詫異竊思尊詳有信任劣董派捐斂費之語而富公據紳董稟留顯爲矛盾向來無此政體究不解其何因茲承縷示各情並鈔吳富兩函執事爲難之苦衷概可想見富公挾老派

朋僚函稿五

五

恩眷陵躒一切動輒干預謗議橫生自忘其居官界限徒覺可哂漕帥實心要好而風力頗低閣下兼綜精臺事事與營中交涉又處孤立之勢祇有耐煩忍辱待金陵克復大軍遠去事權歸一始可逐漸整頓此案容卽委查想揆帥漕帥亦勿苛求也會攻金陵之役疊奉

廷旨飭催滌師緘召義無可辭惟長興甫克湖州未下蘇常接壤暫難鬆防擬先派劉省三劉六如玉榮春三鎮鎗礮隊萬五千人於月內冒暑前往察商形勢如何進兵俟此閒防務少定弟或輕舟一往剋日回蘇以期兼顧臺中代收二成釐捐曾否集有成數昨札許道提收彙解仍求吾兄隨時查察見示金陵餉絀敝處時有接濟苦於自顧不暇分撥無多若秋閒再不告捷南北之力殫

矣溧水程令似尙明練可飭到任實應前署令官聲極好是否仍遵前示秋後交卸希妥酌至臺諫部議舉其大凡言之勿過拘執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六月十三日

連奉手教伏審孝豐旣克前旂進薄安吉梅溪援賊定已奪氣安邑克則與敝部長興守兵通氣便可合力由西路兜剿而前湖州自成孤注不致流竄爲害鄙意初亦如此疊奉

廷旨暨揆帥昆仲咨函催令會剿金陵難再延諉敝部精銳鎗礮隊半在長興昨輕舟馳往籌度該處爲皖浙要衝易得而不易守已飭郭楊兩鎮十五營分紮城內外以剿爲堵而調劉王兩鎮十八營并開花礮隊協剿金陵卽日啟行長興與宜溧腹地隔山數十重孤懸湖濱未便單進賊巢自絕糧援應俟尊處安吉得手犄角勢成或吳興東南兩路之兵漸移向前敝部卽留數營守長興

朋儕函稿五

五

餘悉由泗安塘橋之北呂山小梅等處滾紮而前以太湖爲運路而平望吳淞各營進蹙大錢口聊備貴軍一面之援兼固蘇省半壁之防見在兵力止能如此敬希鑒原廣德賊少而不悍其力不足以援湖湖賊於泗安梅溪兩路多屯營壘自留出路若我兵力厚直趨梅溪與貴部合剿奪而守之則泗安安吉兩路皆斷惟自長興赴梅溪中隔要隘賊皆以石壘守之我軍進前而不得顧後久則糧運必梗所爲瞻慮旁皇者也湖州東南港汊紆阻西南山嶺複峻進兵實難議者皆謂向來取吳興及前年賊圍湖州均以進大錢爲得勢此專就攻湖言之尊意欲斷竄路惟在偏西三縣此就辦賊大勢言之洵爲卓識幸長興孝豐已克安吉一縣或尙易爲安長之閒賊營連綴亦須費許多工夫方能剗盡然後竄路真斷也敝部旣單難遽深入距湖不遠之處惟公指揮幸隨時箴

示之鹽捐合辦謹當從命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六月十七日

長興途次接五月二十八日手書回蘇後又奉六月初兩函敬審督勦辛勞應復事宜條列如左

一自師門兩次奏催後

廷旨愈急適值長馳克復籌察該縣孤懸湖山之脊爲皖浙蘇來往之衝殊不易守又得左帥來緘欲不急攻吳興先從孝豐安吉進兵以斷竄路孝豐已復惟安吉踞逆負固自安吉泗安至湖州賊紮堅壘數十座浙軍之力猝不易取我軍斷不能直徧湖州致取嫌怨與其停兵以待不若分軍以守相機夾勦仍派大隊赴金陵軍裝糧餉炸彈船隻預備齊全必須二十餘日回蘇後卽檄調劉六如士奇王榮春永勝劉省三銘傳各部鎗隊萬餘人並該兩

朋僚函稿五

五

軍礮隊前往請節下指示調度而留郭松林楊鼎勳鎗隊十五營駐守長興東南無一二驍將不能支持全局郭鎮云奉尊處函招自以舊部較爲親切惟劉王有礮隊不可不去劉王去則郭部須留守乞緘諭該鎮專意援湖勿以金陵爲念

一此閒江船難得天氣酷暑早到亦不能下手姪屬各將從容起程如於七月中旬趕到卽易做工開礮先令劉省三馳赴台端請示並周察城下形勢以何處紮營安礮爲宜礮位有數千斤每礮祇有一車架若拖運早路至十里外車輪易損損則無用亦無法想故須就水邊紮營搬運至城濠不過寬處浮橋或易爲力若欲多爬不妨多搭且看缺口有若干丈再定爬城隊伍之多少擁擠固不相宜戈登謂水西門太平門兩城隅易轟然否

一鴻章前奏須三軍礮隊前去方有把握三者之中以常勝軍最

精而整其次則程軍礮隊又其次則劉軍礮隊蓋三隊排在一條
鞭中或間隔數十丈則一面城頭賊無立足之地並轟並爬似易
入穀姑遣程劉礮隊先行常勝軍所遺礮隊交羅榮光接管正在
苦心操練一月後略可施用教習洋人十餘名巴夏禮初云不令
出征昨戈登來蘇又云須帶他去較穩妥該洋人等在礮處甚恇
謹屢求隨征羅榮光亦言自去恐打不好少遲須調隨鴻章偕往
較易操縱程劉兩隊各有數洋人尙受統領節制無煩慮此事
中土人驟難學成好準頭及會使各件器具非鴻章喜與西人爲
緣也

一師門來緘暨尊意均令三舍弟統去鴻章曾有是說惟疊次

諭旨未經提及三弟久役多病恐難耐勞諸將多非素轄鴻章未
便檄令遠征祈亮之鴻章隨後自將之說實難預定若湖州無警

明僚兩稿五

一

往返十日斷不久留若少有警變卽作罷論一切敬懇我公費心
照料劉王係方忠舊部王尤感恩劉省三稍踈弛有血性有很勁
亦心折大才鴻章再四諄囑均允敬謹受教乞勿吝氣千感萬感
一前解萬石老米奉大咨後業經起行不及追回望飭收酌量變
價不抵正餉可也焦山釐局委員習氣太深已札撤卽令楊縣丞
幫同稽核許道外才開展而用人太雜時受申飭
一皖桐如有警能否酌撥尊部數千人往援礮軍前往求卽酌定
該紮何方就此填紮師門處久未及上書乞先以此緘代呈以慰
遠懷

上曾相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日

前自長興回蘇奉五月二十五日手諭敬承一一當卽仰體盡懷
檄派銘開奇盛四軍鎗礮隊馳赴金陵正在料理啟行旋准沅丈

飛咨江甯省城已於十六日克復爲之雀躍狂喜師門與沅丈艱苦經營憂勤顧慮必須專克此城以迴東南數省劫運上酬主知下副眾望不世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鴻章所爲每奉

明詔與大咨輒趨起旁皇而不敢進者也聞洪李兩酋改裝竄逸據探報湯水茅山一路游氛駱驛已飛飭句容溧水東壩南渡各軍合力兜剿似不致或有漏網鄂賊入英山者定已奪氣皖防布妥大燾自須親往勞師是否卽在金陵久駐湖州逆眾恐將南竄已飭郭劉王楊四軍由長興拔隊遮截竄路再圖攻城如湖郡得手節鉞已至石頭當乘輪船就謁函丈兼晤沅叔以慰數年闕想城內賊遺財物藉犒飢軍一切處分恐須親臨裁決俾沅丈得稍養息麋軒病未全愈能否調往經理善後各事申夫來牘奉調北援不知此時有無更動已派張志邦二營前往接防

復左季高制軍

朋僚稿五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五

金陵克復敷天同慶大局當卽轉移十六夜內城舉火自焚各僞王率千餘人或謂數千衝出沅翁派騎隊追剿據報於山中搜擒忠逆及僞王次兒確實不譌敵處東壩南渡各防兵於十八九日合力兜擊擒馘千餘聞仍有二百騎逸出廣德竊料驚竄游魂未必再入湖州絕地探報有句結湖逆竄併江右之說似在意中該逆猛撲長超山蔡元吉營其時尚不知金陵已復也目下賊情當又變動弟已飭郭劉王楊四軍由長興進紮呂山八士橋而橫出虹星橋塘口橋之間先斷湖州至泗安之路再進蹙楊家莊與道場山一帶貴部各營通氣則梅溪安吉之路亦漸斷矣惟自楊家莊西至虹星橋西北至呂山西南至梅溪賊壘如碁聯綴比櫛下手極難若不由此進兵不足制賊死命不敢避難而圖易也若旬日內

外賊圖他竄敵軍尚未得進步若秋涼再竄我軍但據住一二要害或可多殺數賊尊意以爲然否舍安吉不攻而進偏湖西似取徑較捷用力較省與敵軍較易聯合仍乞卓裁弟聞蔡軍被圍卽檄潘琴軒觀察與李質堂軍門水師由南潯進圖晟舍以分賊勢蕪泉方伯必能迅速解圍俟解圍後東南各軍步步進紮弟亦當令潘道劉侍講等與太湖水師相機薄大錢口以斷太湖之接濟鄙意湖城外濠極寬礮力難施惟於西南用重兵蹙之東北又有以牽綴之或漸得手伏候裁奪

復會沅帥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連奉大咨惠緘敬審揜獲忠逆及洪逆次兄掃穴殲渠功高百辟快慰無似兩年以來與忠逆搏戰最多旣深佩其狡猾更積恨其忠勇來論奔虎乞憐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洪秀全必須戮屍

用僮商稿五

王

以抒眾憤其幼子想已竄出十八九日東壩南渡各軍邀擊於河口橋一帶揜斬淹斃近千人聞逸去廣德者無幾湖州賊眾且悍浙軍在東路被躡數營幸金陵已復蔣方伯出省來援敵軍分路併進冀先遏其他竄再圖攻城轉瞬秋涼或可得手僞府被焚地窖當必不少如能掘得金穴藉犒飢軍稍償血戰之功實所欣祝皖境各防布穩師門似須移駐省垣督籌善後吾丈勞苦日久溼疾未痊暫宜息心將養未便更以地方瑣事相煩至幅巾歸農我輩皆有此志惟受

恩深重責望交加恐難進退自由耳城內貢院基址房屋尙存否

乞查示

復福元修宮保

同治三年七月初三日

土司撤站阻滯日久實不成事節旆徘徊中道公私窘迫聞之殊

代焦憂卽勉強前去設歸途復有風波將若之何略制軍能否從旁設法或爲奏明請

旨如能併歸景公逐漸籌辦師門獲免萬里之行深爲企幸丁未榜運大佳現膺疆寄者五人仰託芑蔭均能樹立而鴻章辱知愛訓植尤深且厚比年視師吳會忝奏薄效皆緣患難相從千磨百折而出感念舊恩懼有隕越日夕悚惴現添募水陸至七萬人餉益支絀冀湖州早克東南大定遂解兵柄將息故廬或可藏拙以善其終耳瀚兄承乏粵藩京協及本省各餉籌應不暇亦難久支曉蓮改歸蘇省仍少外補之缺渠亦非長於吏才作梅無以爲家胸次尙復超澹兩信并呈聞世兄世妹等仍在京師府中乏人照料惟望杖節還朝娛此晚景窮通有數乞勿挂懷

上曾相

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

朋儕函稿五

三

前聞金陵捷音六月二十日肅緘奉賀由滬遞皖頃奉初二日金陵所發手諭謹聆一一適奉

寄諭普頒懋賞師門與沅丈並拜侯伯榮封以蓋代未有之奇勳膺曠古難逢之盛典而鴻章忝附驥尾濫邀異數駭汗震悚莫知所云讀大疏末段至性忠孝高文典冊其人與事與題非此不足以稱之令人感激而繼之以涕也沅丈同諸將勞苦百倍尋常李提軍以死勤事尤可傷心節鉞旣臨似宜多留時日撫慰行間略加區畫回皖果定期否鴻章原擬大纛久住石頭俟湖賊少平乘輪舟謁商一切如月內南歸須八九月再來時前往緣堵輔諸悍黨圍攻浙軍蔣元吉已旬餘矣蔣方伯援勦不下左帥屢書告急謂有句廣德餘逆入湖併竄嘉興之意郭劉王楊四鎮現甫由長興進呂山橫截泗安湖州中路而賊壘堅且多未易盡拔仍擬調

守常州之張樹聲一軍赴平望南潯與潘鼎新劉秉璋兩軍併力東路並分劉銘傳守句溧一軍與南渡各營進規廣德與郭楊等併力西路皆以勦爲堵爲節節進蹙之勢庶廣湖各賊奪氣而腹地不嫌空虛卓見以爲然否尊諭欲令敝部赴淮南北各屬鴻章與劉銘傳張樹聲等亦有此志似須湖州克復乃可派出江浙祇此一隅孤立而堵輔尙無竄意且正要遮其他竄防其潰決左公已自信獨力難爲鴻章敢少存畛域之見耶馮軍門緘商遣撤該軍鴻章深以爲然如廣德建平東壩有重兵金壇丹陽似不必守但派數營接防鎮江未審鈞旨若何節此疲軍之餉以益貴部不無小補卽揚軍亦在可裁之列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終始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期他處呼應尙易靈通乞酌奪爲幸沅丈積憂累勞熱毒未愈而

朋僚副稿五

天

恩眷特隆似未可急於求去汰新勇併老營分數鎮將統之益以鎮揚半餉日見回甘可臥治也

旨令解李洪二酋進京儻猶未殺自須解往軍事似難卽了各路悍賊計尙二三十萬其頭目兇猾善守能陣稍一差池便起波瀾粵人卽不盡殺放歸亦無生理似宜裁弱軍以餉勁旅徐圖結局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

連奉惠緘猥荷獎飾功微賞重祇增惶汗轉瞬全浙肅清定有非常異數頌禱莫名探報湖城賊糧足支一年堵逆竟無去志日來長興各軍進紮呂山及虹星橋大德橋尹隆橋之北與賊營隔河相望擬俟礮隊一到分路猛攻惟聞石壘極堅賊守極靜河道又極寬深屢飭各鎮不攻則已攻則必須破其一二堅穴則由湖通泗安一路賊營當自膽寒而圍撲東埠之黨亦必狼顧大約數日

內必有戰事俟報到再行奉聞貴部之在錢坑安吉者人數既單似難速進待敝軍攻奪尹隆大德橋一帶賊壘則泗安之路先斷再看湖賊動靜若何如張兩翼以俟其竄於山谿險要截擊之最易打好仗如尙不他竄貴軍西南東南兩路與敝軍正西東北兩路節節進逼互相聯絡仍照常州金陵辦法少緩時日一鼓殲除亦計之得者想高明必以爲然也蔡元吉誓以死拒良可敬憫蔣方伯聞屢獲勝已否解圍殊深懸念萬一蔡軍潰退賊可由雙林烏鎮直撲禾城盡籌諒有準備該處河港紛歧亦不易逞也潘道與李軍門水師攻展舍不克頗有傷亡聞其形勢布置不可力取頃添調劉侍講張道樹聲二軍月杪紮定再從織里楊漣下手或分進大錢冀與東西各路犄角節相緘商敝軍過江爲肅清淮南北之助鄙意蘇局雖定而湖郡負隅廣德門戶洞開未暇遠略昨

朋僚函稿五

无

派劉軍門銘傳勁旅二十營由東壩建平徑趨廣德藉堵江皖回竄之路而壯湖州西南之援未知有當帥意否江賊經厚庵制軍痛剿後必走閩浙邊界賴公老謀有以制之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潘道十三日攻克辰舍賊壘劉侍講一軍亦由吳淞楊漣進規大錢口張道所部將由織里昇山並進蔡營雖潰西北路攻剿正緊賊須返顧蔣方伯見攻袁家匯長超山如卽得手該逆亦有面面受敵奔救不遑之勢長興呂山各軍於十五六七等日猛攻尹隆橋石壘因河濠環互鎗礮靜密屢攻不入將士傷損頗多自泗安至該處塘路賊營縣互我軍隔河而壘地勢窪狹飛飭各將設法由後路抄擊劉省三軍門已於二十後陸續拔隊直指廣德揆帥復書深以爲然探聞僞幼主尙在城內專靠湖州泗安一路轉運

糧食欲糾諸逆合竄堵逆尙不欲遽棄湖州但冀劉軍速克廣德則泗安一路賊營必漸震動郭劉王楊四軍再直搗中堅湖賊或圖急竄也合浙蘇全力經營此處毫無畛域爭忌之嫌而有同仇偕作之志以人事度之早遲必克仍祈隨時指示機宜互相關照楊逆卽密飭查拏蘇境得雨不大貴疆想同之也

復馮萃亭督辦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金丹兩城偏在腹地似可無庸設戍昨已詳細咨復冰案壇邑與溧陽相近惟聞旱路不通河道紆阻建平廣德一路方有劉軍門等二十營進剿目前斷無竄越之虞所慮已撤之軍驅遣未淨或致逗留滋擾務祈嚴飭管帶各官督押起程分投搜捕則地方可蒙無事之福感德非淺鎮城要地擬抽撥二三千人接防未知雄師是否全撤或陸續裁遣兩軍不宜併駐似須尊部料理就緒撤

軍乃敢往替還求籌示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八月初三日

朋僚函稿五

三

連奉手示具承獎注肝疾溼毒靜養月餘當就痊愈至以爲念營哨各官久役思歸藉謀凱撤或較順手蒙諭代借鉅款俾資遣散義何敢辭惟自蘇杭復後長江通行生意四散滬市頓覺蕭條元年洋行借款利息不過數釐二年不過一分今秋因軍米不繼須借十萬兩乘裏下河新穀登場時采辦預儲洋商無肯借者關說再四僅有一家索利每月二分及與成交則又反覆敝處招牌已壞來源進款實亦大遜去年而用款轉增數倍窮且益堅不敢告人輒緣來教略自訴耳馮萃亭撤軍立索重貲富帥又屬濟京口旗營全餉南道主人殊不易支昨商請劉丁二君能否於八月四萬額解外多借若干茫無把握容俟湊出多少再行奉報諒明恕

君子斷不責人以所難也潘劉各軍於二十七日克復湖州郭劉
王楊四軍追剿至梅溪安吉擒斬甚眾吳毓芬一軍於二十八日
克復泗安劉銘傳於二十九日克復廣德州偽幼主與黃老虎等
約由徽浙交界竄江西狼狽之至中途如有勁旅兜截可盡殲之
祈速函報師門轉致江皖各軍爲荷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八月十七日

奉惠書敬審熱毒尙未就痊秋氣漸涼定已調攝復元矣至爲企
念泗安廣德各軍追截五晝夜解散擒溺數萬人劉軍門銘傳初
二日追過甯國孝豐界內與黃文金相遇惡戰良久據逸賊供稱
黃逆實已鎗斃逃去僅二千餘人偽幼主則先期竄赴徽祁皖軍
亮能截獲也鄂匪竄入皖境有劉南雲等二十二營往剿當可一
鼓殲除日來有戰事否賊蹤果抵何處便中詳示爲幸屬濟洋藥

朋僚函稿五

三

銅帽敝處所存不多大銅帽尤極缺乏各項應需若干望開單咨
明遇便籌解前撥鎮營之三萬久未能如數照撥現因湊解四萬
借款尙須彌補須少緩數月再行籌濟尊處昨在友人處借觀李
秀成供詞云敝處關稅極多買動洋鬼與伊打仗等語今洋人漸
撤而稅捐轉益短絀此鴻章經理不善之咎焉得起李酋與爲質
證耶敝軍與浙師會戰於湖州詢及兩邊放餉情形浙軍今年放
過五箇月敝軍今年僅放四箇月惟祝我公早蒞新任海內富翁
又歸執事或爲鴻章稍分怨謗耳鄙意東南旣定我輩皆當束之
高閣亦欲盡撤所部浩然長歸奈欠餉無措尙未動手不知如何
結局

復沈幼丹中丞

同治三年九月初一日

奉手書備紉獎藉此次

賞功鉅典優渥逾常不才因人成事彌增愧懼侍康前隊計已入楚粵邊界各路有兵堵遏當回老巢殄滅未易尙爲他日萌孽之患堵逆兄弟實斃於陣其悍黨聊散大半流入江境斷無能爲或仍急走粵中也貴境當衝而蘇浙去路無人遮蔽致貽執事焦憂鴻章深爲負疚賴厚帥與大力維持此後更望慎固邊境俾勿再來則東南高枕三數年後

朝廷可勿憂貧耳厚公秦隴之行能否剋期聞江軍集六七萬眾財力如何可支弟爲餉事所苦水陸七萬擬裁其半而欠餉無著徒滋悔恨善後各政無從措手兵制尤關天下大計若狃目前功效自以爲是亂未有已不知遠識以爲何如

復吳仲僊酒帥

同治三年九月初二日

平吳之賞鄙人忝竊非分實深惴悚蒙以共勵初衷見勛古誼忠

朋僚函稿五

三

告永矢勿諼蘇浙肅清敗賊入江右者見趨贛甯邊界有回粵之意但得二三健將躡追攔擊縱難撲滅當漸解散鄂賊竄英霍間已遁去陳鎮能戰而鹵莽遂招尤忌英君乃糾以謀變殊駭聽聞邱帥能否保全之如何辦結便希詳示常鎮各屬流亡殆盡徧地汙萊明春須辦招墾或爲勸諭裏下河遷民屯耕之說似亦可采州縣得人方有功效此間吏治貪詐較少而因循疲怠無法作新良用爲媿執事聞見素廣有樸質勤能著有成效者乞告知爲幸淮海捐數不豐亦資補救敢祈隨時代催徹部水陸七萬人忙時有益閒時多愁擬酌撤二萬留最得力兵將以備海防而欠餉甚鉅卽補給兩三月實銀非數十萬不可日夕焦籌揆帥沅帥復以鉅款相屬眞應接不暇揚防似亦宜減裁去疲軍以益勁旅之食則天下不患貧亦不患弱未知當事諸公有此規畫否關清口修

西隄以衛農田能興辦爲要沛縣湖團與東民積怨頗深從此恐
開仇殺之漸宜飭該鎮道等妥細察辦宋山泉傷故現派何人代
署蘇省祇此題補道缺覬覦必多但須才力實可勝任此間如蘇
州薛守書堂廉懋明幹金道以誠開展通明均堪煩劇未知尊意
只有安人否抑須緘商揆帥乃定見耶京倉望米固切河運急難
清理湖廣江皖軍事方殷處處折漕且多截留今年固無米可解
明年未卜奚似此事重復舊規必有整頓更張之處尙煩數年盡
畫也揆帥銳意冬閒補科原是嘉惠士林美意赤地新立章程節
目最爲煩瑣旒軒又是生手恐其貽誤富帥以糧臺責令留辦必
更踰期揆帥到金陵後亦難了此竊代憂之蘇皖分闈之說人各
異詞茲兩江貢院既存毋庸再議皖額喫虧如能設法請加愈於
分闈矣

復曾沅帥

朋儕稿五
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

三

貴恙內外交攻似非靜養不能復元惟

聖明倚畀異數疊頒開缺既不可行或回籍數月之假萬一能邀
俞允若論常理左帥肅清兩浙應回本任而執事積勞偉烈宜及
時親吏事此在左公之善讓與朝議之持平耳鴻章則深望大賢
蒞政長爲左右腹心之助也閱咨鈔

寄諭以蓋臣謀國斟酌盡善相責問令人語塞氣沮未知何年方
遂此志久爲顯宦終有顛蹶之一日俟天命而已滬上湊解釐稅
與閩關輪船欠項共得庫平十萬聊濟遣撤急需敝部亦擬酌裁
欲補一兩月欠餉以爲行資茫無所措如遷延愈久苦累愈增日
來百慮憂煎不可爲懷師門何日抵金陵極欲趨謁面商一切兼
謝蓋勞此閒諸未就緒難遽擺脫或待冬初乞先婉致科場如趕

得及做處應輪派監臨恐亦無此閒暇奈何奈何屬解洋藥銅帽當如數速解忠酋供詞於歷年賊情甚詳但未敢信爲情事確實

復陳筱舫侍御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惠函獎藉逾分非所敢承粵逆流毒幾徧天下幸賴

宗社之福羣帥之力漸次芟除茲餘氛逸入楚粵邊界有健將數人勁兵數萬當足了之惟鴻章所深慮者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內則狎處輦轂之下外則布滿江海之閒實能持我短長無以扼其氣燄盱衡當時兵將靖內患或有餘禦外侮則不足若不及早自強變易兵制講求軍實仍循數百年綠營相沿舊規磨火積薪可危實甚或謂以各省戰士補兵額以無主荒田爲屯糧摭拾陳言似尙近理按之事實殊爲遷就兵制關立國之根基馭夷之樞紐今昔情勢不同豈可狃於

朋僚函稿五

五

祖宗之法必須盡裁疲弱厚給糧餉廢棄弓箭專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爲整選用能將勤操苦練然後綠營可恃海口各項艇船師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國船廠購求西人機器先製夾板火輪次及巨礮兵船然後水路可恃中士士夫不深悉彼已強弱之故一旦有變曰吾能禦侮而破敵其誰信之狃於目前小勝謂內賊不足平外患亦不足慮其又能自信耶鴻章略知底蘊每於總理衙門函中稍稍及之

朝廷即欲變計亦恐部議有阻之者時論有感之者各省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從者天下事終不可爲矣吾丈知愛素深究心機要附陳一一伏希心鑒

復薛觀堂侍郎

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

承寵貺深荷勲拳軍事倥偬又不知台旆已否回京致稽箋謝爲

愧近接總理公函尊銜未列豈尙留滯津門耶東南底定彼族無所挾持當漸順手惟

朝廷爲遠大之計仍須及時變易綠營舊制選留勁旅厚給糧餉精求火器擇置能使各國無輕視之心卽當局有操縱之術滬上沙船生意日薄停歇頗多於稅捐海運均有妨礙執事所深知者昨據關道詳稟入奏復申前請英酋把持利權恐亦難與力爭然迫於公議防我後患不敢壅於上聞巴夏禮殊狡黠不易馴也

上曾相

同治三年九月十三日

月餘未及奉書亦恐行蹤未定頃接九月初四日銅陵所發手示敬承一一計初六七當抵金陵亟思輕舟往謁諸冗猥集暫難脫身如屆期可往監臨計有月餘親炙惟裁汰兵勇籌催捐賦交接外洋一切取決於鴻章離蘇久遠稍有壓攔更恐貽誤昨奉咨派

朋黨圖稿五

五

未敢預定學使宜侍郎尙未履任亦未必肯代辦此草創之役也侍康及湖郡廣德逸出餘匪似當併歸兩粵而粵西瘠苦賊志必注粵東有土客各匪句結有外洋軍火偷濟粵無兵將固不足以堵剿養成羽翼仍爲江楚浙蘇之患吾師謀爲球助公忠交誼二者兼盡能否令鮑軍追剿而南較爲得勁做部淮勇能戰而多土氣相從年久性情熟洽尙易用命故隸別部難得速效如陳國瑞之粗莽幾以叛逆相陷此尤他人所望而裹足者也惟師門若有征調威信足相倚恃敬俟卓裁兵數太多餉需太絀不得不略加簡汰現以欠餉無措尙未動手須冬閒逐漸籌辦蘇滬釐金專供做軍不敷甚鉅實難再分捐款議於蘇屬餉捐內提成分解尊處當有二三十萬串此外更無羅掘之方非鴻章一人之私言也明年揚防可裁貴軍餉源漸裕似勿過憂減漕一事緣此聞官紳意

見齟齬敝處未便偏聽武斷頃與松巖方伯景亭中允再四籌商
蘇松大科則輕重懸殊以按則核減爲是常鎮旣不再減錢糧蘇
松似難立異容俟商定面陳

復曾沅帥

前奉十二夜手書敬審

恩許歸田褒功賜優雖未眞爲東諸侯長然已望如神倦中人欣
羨悵惘曷有旣極兩年來煩苦惱懣獨支危局此情如何能遣但
祝優游林壑怡養天和行當

內召樞垣霖雨天下耳東南狃定而殘寇未滅人心未平亂萌何
由得息卽隴回豫捻亦非諸君所能了事師門頽然老景我公終
須出而振之勿謂可長肥遯也太冲於幼逆一節斷斷辨爭得毋
貽笑大方貢院賴大力督修孤寒同感鴻章靦顏監試在院人尤

朋黨圖稿五

三

爲榮幸分應早去襄事兼啟行旌奈此閒百緒冗纏諸未釐定或
小春望後乃可倚棹瞻送弗及皇恐皇恐大纛究於何時首塗其
事日久如漁人弄篙奔濤駭浪中雖至親亦相勃谿而過此則驪
好愈篤也手此奉別伏惟爲國自重千萬不宣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控愆久未肅緘爲歉昨蘇道來奉八月十一日手示以吳興一役
重承獎藉愧弗克當頃又奉九月二十二日惠書謹聆一一幼逆
李遠繼餘股經貴部節節痛擊過金溪後急趨閩邊必仍入粵與
侍康合股粵東兵將較雜土客各匪內訌句結恐死灰有復然之
時而厚帥將赴西陲江軍孰能追堵寄筠二公亦非老於兵事者
仍須我公長駕遠馭收拾殘燼也鎗船爲害吳越自去年已來敝
境卽飭嚴辦初遁入嘉湖賊中今復散蘇松各界已密令地方文

武水陸各營加緊兜拏以期淨絕根株蘇道樸誠勇幹是有用才
惟全省肅清礙難以軍務奏留似須先赴引

見徐圖補署耳孫葉田先生鏘鳴係弟與幼丹丁未房師稔知其
品學端粹浙中稱爲正人會匪一案以多言獲咎聞尊疏並未糾
劾而時論頗以爲疑出京後又丁內艱境况奇窘分應設法資助
惟念台端再造兩浙功德不朽素以扶植正士爲己任如能原情
續爲昭雪或代謀書院養賢致民益服明公之大度矣

復曾相

同治三年十月初七日

二十八日奉二十五日手示敬承一切監臨本無可諉又蒙殷勤
見屬而皖人以謂程梓庭楊安卿兩先生後續成佳話而鴻章從
軍十二年飽觀興亡廢舉之故茲幸從吾師艱難經營得舉酒相
賀於大廈閒豈非慶事故亦怦怦有動於衷也初因裁勇尙未就

朋僚函稿五

三

緒戈登將回國巴夏禮更欲多添教練議不得決茲疊奉諄諭暫
緩遣撤商令潘道鼎新赴松滬設防日內料檢稍妥擬於十一日
啟程奉謁監臨應辦事宜逐漸豫籌俾承辦闡差官吏有所稟承
將來如須入閩俟三場完竣應先回蘇不能久候鈴榜頃於奏報
起行片內聲明求鈞裁宜學使尙無蒞任日期中旬後趕辦錄遺
能否無誤已咨商吳漕帥權宜酌辦六弟來信云竹如先生以京
內皖捐獎數奇呈尊處求加中額是否趕辦得及皖士未必甚多
或俟下屆左帥來咨侍康各逆由粵之嘉應竄陷閩之龍巖漳州
甚爲猖獗浙軍分道赴援相距既遠而該處土匪悍聚誠恐句結
延蔓東南各軍緩撤爲穩厚庵專弁索助募費不得已以海關三
萬應之然內攻外感療治實難沅丈藐然高尙良可敬羨餘俟面

陳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三年十月十二日

漳州之陷聞係土匪勾引侍黨無多然相率踵至竟猝然無以應敵蔓延腹地殊可危慮雄師分路赴援不知何時能到輪船運載較速當飭知上海道矣聞事漸急樹翁或偶忙亂夫肅有進駐三衢之說居中控馭更易調度仰賴勝算聞粵不再作波瀾斯乃大局之幸厚庵募勇西征急索鉅款不得已分撥三萬金交來弁齋回想尊處亦誼無可辭也多部精銳皆自逃歸都將軍調揚州英選營亦中途散去西邊風氣形勢似不宜於南人或謂宜調郵帥騎隊由草地進征較為得勁楚豫髮捻專用南軍制之似更有益未識果行與否葉田先生前事做處實未悉原委葉翁亦未自鳴冤然道路嘖嘖頗以大賢誤聽為疑既蒙詳示即作罷論惟其人素行端謹決不至為暴於鄉里此則遠近所共信耳江南於冬月

朋僚函稿五

壬辰

補行鄉試應派做處監臨頃艤舟西上約長至後即先回蘇

上曾相 同治三年十月十三日

初七日奉報一緘十一日由蘇啟行茲抵常州接初八日

寄諭飭鴻章往代大篆屏營無似蘇滬大小庶政均由鴻章手裁已非一日其軍務條分縷晰竟有司道所不與聞他人不得綜理者若一更動須數月清理交卸不謂中途奉

詔既懼艱鉅之弗勝彌恐接替之難速師門赴皖督勦但有虎將先驅或能緩至試事畢後再行啟節鴻章尙可專意監臨也計望日可抵鎮江十七日晉謁函丈商定覆奏聞朝議因西睡緊急欲調僧軍移勦又知鄂帥難任為此調停以備緩緩更動然節鉞勞苦十餘年未享一日之成仍疲四方之役殊為慨然科場事宜承為經畫周密鴻章此行殆如新婦回娘家之逸樂也

致吳仲僊漕帥 同治三年十月十四日

昨常州途次欽奉

寄諭令鄙人暫署督篆而執事量移吳疆舊雨同舟忭慶無似惟聞期過迫監臨爲通場主人未便左右推諉至有耽誤故弟一接揆帥緘商卽以自任俾承辦人員得有稟承但三年來艱苦經營蘇屬小大庶政均係親自裁決所部水陸兵將布滿各防頭緒勞繁實有刻不能離之勢初意往還四十餘日卽回不料中途被命如芒刺在背無從措手又未便折回清理擬俟馳至金陵商酌揆帥能否緩至出關再行交卸貴處經手事多想亦難剋期南下伏祈示知爲幸皖人本不可久代督篆此係

朝廷暫時權宜弟以菲材遽當重寄尤深惴惴惟吳中兵餉及地方事件尙所熟諳將來履新時必隨事詳告妥商心交多年定蒙

朋僚函稿五

完

采納富帥於吏治恐有隔膜兼權漕帥亦不過本任公事與北路防務現全省肅清舊章已復江北各務應由督署主持庶無紛更掣肘之患閣下當以爲然也河運能次第籌復可備洋患東境渡黃處深淺何若經費幾許俟查勘確實見示然待其人而後行富公能否了然宜春雨學使何時能來前咨係萬不得已之辦法如可趕到仍望諄催文闈諸事草創深不放心兼有更調之信弟更無所適從十七日當泊石頭容再商定奉致

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壽州有張佩芝者咸豐三四年閒頗染土豪習氣自六年至十一年期匪堵苗勇烈冠時前年札調帶勇赴滬爲鄉人阻留茲聞中蜚語繫獄敬懇執事棄瑕錄功飭赴敝軍自效可備異日將材也

復劉松巖方伯

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五日

江震紳士稟做處亦經批飭各屬租捐開辦正緊斷勿任再有牽動常州城鄉鋪捐全停原是惠政各鎮設廠施粥作抵董保必藉端勒索浮開其弊有甚於官辦者飭諭錢守實力核查無徒市恩沽名爲要常屬釐卡祇雪堰橋奔牛二處皆有協撥本地之款尊意欲再從何處抽撥耶希與補帆兄通盤籌議宜荆釐局前已札飭該二縣接辦海關指撥皖餉丁道擬解此後不能再撥豁免攤捐一案日內卽繕摺拜發矣鎮營馬乾查核確數扣放切勿踰額松屬漕務須及早定議租捐收數乞屬薛守按月開簡明單見示李軍門前來金陵與中堂及弟處商約回營時切實操練松五營現存弁兵諄屬加給口糧否則便要引退似須稍酬其志望於地丁存款酌給況鎮遣回黔兵恐有不實不盡祈尊處督飭妥辦仲帥擬初十日由淮起行十九日在金陵接印卽赴吳門弟准於明

日入闈

朋儕函稿五

四

復方比部

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調署各席本係一時權宜惟曾沅翁甫經開缺回籍揆帥又復離任數萬無著兵餉若無地方之權呼應難靈幸中旨立卽轉圜犁然各當然南豐明春恐仍不免去志弟婉勸再四似不能不籲請留否則視天意耳西事日棘聞楚豫捻逆又有敗走秦關之意法師能否追剿而西較爲得勁楊厚庵水戰十餘年遠令登陸又使備邊斷難驟見功效昨調鮑軍門帶舊部募川兵出關進剿人地似甚相宜惟鮑公嘆惜宿將未易受人鈐束亦在善用之而已江北鄭公一軍本非勁旅徒糜重餉必須盡數裁遣然人人見及而不肯直言弟則不敢避怨也閩中餘波太冲當足了之天下大勢似就倘安惟甘隴滇黔邊患尙無已時東南新

復之地善後頭緒繁多亦須漸漬歲月難求速效所慮者外海內江彼族憑陵我無設險能守之處更無思患預防之人此則數十年後之隱憂矣弟聞中患病甚劇頃始霍然不可以風出閣後須調養浹旬乃可回蘇

復曾沅帥

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

十月初接金陵瀕行惠書詹望弗及我懷如何中甸艤舟白下尋陣圖之遺壘披劫火之殘堆想像英風江流同永適聞輪船人回述我公過皖後病頗增劇師門情話共此懸懸旋奉二十五日漢口手示端莊流麗精神榮健知已勿藥有喜然黃州驚濤覆舟數十而未傷人殆天之默相勳勞也比審順抵珂鄉百凡如意爲祝勇糧得湘岸鹽釐鉅款計易清結石城萬人從容部署亦漸就緒請勿塵懷月前調署各缺多未妥協幸卽中止師門明年必再引

朋僚函稿五

聖

退

朝廷必加慰留鄙見勳望太重部眾太多一切未了之事非旦夕所能待卽非此象不得力優游數年

君臣相安亦藉以洗滌許多未完不較愈於批逆鱗而蹈危疑耶鴻章聞事稍畢病體全愈卽日東還將以此意略爲獻替仍恐屆時固執伏望吾丈於竹報中婉商進止總以勿固求退爲安貴體靜養三月當卽復元劍履趨朝樞密專征皆意中事能再握一慰渴思否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卷之六目錄

復沈幼丹中丞 同治四年正月十四日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四年正月十八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正月三十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復方比部 同治四年二月十八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復楊厚庵制軍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致彭雪琴漕帥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致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朋僚函稿六目錄

上曾相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四年三月初六日

復李次青廉訪 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

復沈幼丹中丞 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

復彭雪琴漕帥 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三月初九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三月十七日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四年三月十七日

復吳仲僊制軍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復郭子美楊少銘兩軍門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四月初六日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四月十一日

復吳仲僊漕帥 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十六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十八日

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三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四日

復何筱宋方伯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一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二日

朋儔函稿六目錄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七日

復陳子奉觀察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七日

復張鍊渠觀察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五日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九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六月十七日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六月十七日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七月初九日

致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七月初九日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七月十一日

復朱久香學使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致錢子密吏部 同治四年七月十五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八月初四日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四年八月初九日

復羅大司徒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致應敏齋觀察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復曾相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復方比部 同治四年九月初七日

復鄭惕庵少卿 同治四年九月初七日

朋僚函稿六目錄

三

上曾相 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

上曾相 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

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復方比部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十月初八日

李文忠公朋僚面稿卷六

全集二之六

桐城吳汝綸編錄

復沈幼丹中丞

同治四年正月十四日

次青前案經左帥覆奏頃准部文奉

旨照部議發往軍臺效力次青十年徽州之役到防不數日猝遇大敵守無備之城又數日而陷非其罪也揆帥因其不遽回祁門加以嚴劾鴻章力爭月餘不可次青復舍而他往更激揆帥之怒左公又排擠下石更何能自立於浙閩下素知次青者當亦悲其數奇也去冬赴金陵揆帥每言次青獨抱向隅深自疚悔秋閒曾有密疏引咎而爲次青訴冤不料左帥責望過甚致有遣戍之議次青母老家貧何能堪此且論咸豐六七年保障撫信之功足掩皖南失城浙東乞退之過論其血性忠誠才識敏捷能耐煩苦又

實爲近世不易得之人才

朋僚面稿六

聖明在上我輩曾其患難相知最深似不可默無一言擬將由敝處主稿會列執事暨彭雪翁楊厚翁前銜專疏籲

恩或請

旨發往楊制軍陝甘軍營差遣未知尊意以爲何如其臺費則弟與閣下共出一半再請揆帥與彭楊共出一半容卽緘商厚雪二公伏祈核奪裁示爲幸藁田師回浙眷屬尙寄吳門急欲謀一館席浙蘇皆不易西江猶可圖乎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四年正月十八日

臘初奉冬月十四日手教乃以暫攝兩江殷殷獎勵適聞中嬰疾調養至今始就痊復聞君家昆弟與筱兄幼弟重以婚媾百世之好同心永矢頌慰無量金陵城市蕭颯善後無從措手揆誠亟欲

集貫撤軍爲引退之計功成身遂古今同尚孰不慨慕惟

主少國疑之日粵匪殘燄猶張中土邊疆傳烽正盛老成宿將豈可自棄於寬閒無論

俞旨不行抑徒多此痕跡曾將斯意再四面陳屆時或少圓活耳鴻章皖人斷不可忝膺督篆自蹈危疑海角一隅堪藏疏拙拭目昇平歸帆甚便甘省事權太紛厚庵卽去似無辦法僧邸屢潰於豫而於南軍柄鑿過甚數萬敗捻長驅河汝誰敢攘臂以爭之者都中羣議無能謀及遠大但以內輕外重爲患日鯁鯁然欲收將帥疆吏之權又僅挑剔細故專采謬悠無根之浮言沅翁之遁殊爲高致矣寄丈被劾曾否辨明前於公牘中讀條陳釐務一疏震發聾聵攻破拘墟忠誠學識足牖

天心豈勝欽伏馮萃亭穩練能守當可保障東江戰事卻非所長

朋僚函稿六

仍希酌辦滬市近頗消落常鎮數百里久無人煙揆帥諄屬勿撤淮勇月糜仍四十餘萬不能勻撥善後良爲愧疚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前兩奉

寄諭飭分撤軍赴閩助勦緣未得尊處確訊軍情賊勢究竟若何不敢遽定勞師襲遠之議茲承諄切詳示公義私交均應竭力襄助惟由吳越陸路入閩數千里旣需時月嶺嶠險阻饋運更難賊久居漳州必欲勾結洋匪窺伺泉廈否則何所留戀漳復而龍汀踞賊亦當相率以走是援閩莫先於圖漳圖漳乃可以保泉廈也敝部軍裝軍火最爲繁重勢不能由陸路節節轉徙前劉軍門銘傳調皖奉

旨飭赴豫西弟以陸路太遠無法轉運入

告遂奉改調閩中之

命其實由蘇往閩不盡水道且入閩後嶺路盤紆更難於平地也茲派調援閩自須由海運赴廈門爲較便速廈門距漳甚近購米與運餉或易爲力劉軍門所部曾揆帥屢奏紫三河尖以防淮北勢難撤回郭子美軍門松林經徐中丞奏催奉

旨飭赴本任擬令督帶所部八營洋鎗隊前往兵力稍單恐不能自爲一路又令遇缺提奏提督楊少銘鼎勳統所部八營同往均歸麾下調遣郭驍勇素著楊謀略較長二人極相得亦兩相劑也貴部猛將如雲此爲遼東之豕奚足裨助萬一但來教旣云各路分布單薄聊以備偏師之犄角耳該統領等雖龕材而尙有血性此次不遠數千里險危艱阻費餉費力歸誠於執事伏冀格外體恤提挈俾軍士齊心效命是所拜禱輪船夾板價太昂貴現令上

明僚函稿六

三

海丁道與段道詰

曾官閩中漳州等處情形向熟鏡湖廉訪之子

設法雇備其兵數不敢

預定能籌出若干銀雇得若干船裝得若干營再行詳晰奉陳滬上入款去年大減此外新復之區無可羅掘而做部水陸七萬人方擬裁減揆帥自撤軍乃令做處勿撤又疊被援皖援豫援閩之命計調撥各省二萬餘人仍由吳中濟餉留防本境陸師尙三萬人水師則自蕪湖至海口內外皆仰食於蘇區區絀薄何以堪此弟向不訴窮而窮不可支惟高明必能鑒及做軍向章給米每營月二百石每石扣餉三兩自去春以來僅發半餉而米糧按月不欠今派赴閩餉銀卽照章籌濟人地生疏斷難辦米可否乞飭興泉永道就地籌款代辦食米抑委員專辦轉運采買各事戴德匪淺至民習悍戾尤須嚴禁騷擾安撫解散以孤賊黨已與帶兵各員再四堅約矣見在勦辦情形諸祈飛示不具

昨松巖回蘇具述減賦一事稟商定議由尊處繕奏亮臻允協應否酌減地丁惟台端主政擊銜籲請鴻章不爲異同疊奉

寄諭飭調劉軍門銘傳赴閩往返濡滯恐誤師期左帥咨函諄催聞該處賊眾兵疲頗爲費手不得不酌調協勦仰副

朝命茲令郭松林楊鼎勳帶十六營鎗隊航海赴廈門道路險遠籌措行糧雇用洋船需費約近二十萬竭力騰挪不知二月杪可成行否諸將皆不歸心於閩帥郭係福建實缺又奉

旨催赴任義無可辭慮其所部太單不足制賊稍附益之以冀入閩後如有薄效或可請濟餉略減蘇局之困左公來信則一毛不拔其實該部二萬八千人由浙月撥十四萬已得全餉矣原面鈔呈電鑒馬中丞懼聞賊竄出將爲浙患預約濟師閩事本不便徵

朋僚函稿六

四

蘇軍至吳越唇齒萬一有警須爲境外之守屆時再求飭調劉周兩軍回吳以備迎勦未知是否乞籌示次青遣戍部文早到已緘商幼丹厚庵並請厚帥疏調甘營俟有復信奉聞

復曾相

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劉銘傳前請進止適奉諭調回江南而蔣方伯鈔送左函懼怯異甚是以批令渡江豫備續調旋准漕帥咨稱捻逆回竄正恐院中無備幸

廷旨照准而大咨亦至連旬陰雨當未拔隊如淮北再警請尊處札飭迎勦松勳八千人內猛將頗多火器甚足左公來咨廈門領事與侍逆往還正密有大枝官軍前去或可稍折狡謀惟左帥訑訑不爲人所親附此軍到彼如能得手賊將趨粵但願調歸粵帥耳減賦之事尊議已定三端無可置喙未定二端復與松巖再四

斟酌蘇松減輕則卽不奏明似無缺望五州郡請減錢糧應如來諭以十分之二爲止現屬該司督同局員查明原委條目核擬疏稿再緘送函丈裁定聞黎君擬赴蘇局經理其事得此才筆足光盛舉減賦局殊乏究心之人懇添派爲幸魏蔭亭業經准假部駁之案容再頂奏浙省奏織造停關月撥萬串計每年將十萬金平時司庫撥給辦貢歲不過數萬近則至多不過二三萬金蘇州釐局月收數萬串若照案撥一萬比較向例似不合算故遲疑未遽變議江甯收釐數目或不如蘇如能酌量少撥若干蘇卽照辦錫織造雖未開關自去春後分設多卡騷擾頗甚每思裁抑之而不能無怨也尊處議定後乞卽詳示以便商辦

旨令鶴弟帶兵赴甘渠決不願去亦無益鴻章做不起東道劉周郭楊分往院聞煩費日增心力耗竭豈堪三弟又苦索兵餉但

朋僚函稿六

五

不便爲伊告病祇有漠置厚庵分七省釐金所欲太奢勢難必行蘇餉之紕疊次奏報亦祇有置之不覆吾師能建言尼止感佩曷極聞賊聚脅愈眾必有回竄江浙邊境之日各防斷不宜撤專恃釐金濟餉一分再分必至飢潰厚庵不顧大局而

朝廷卽徇其請亦可慨矣揚防撤盡將來甘餉如何勻解敬求核奪擬派吳道毓芬華字四營移防須富將軍他往乃便拔營

復方比部

同治四年二月十八日

豫捻有東竄之信徐毫均爲戒嚴法師追勦未定何處屢挫之後其力不足以滅賊而皖豫各軍亦未得勁亦無能聯絡牽合之者中原之患未有已也良相以平子不勝任疆吏中文武兼資殆難其人如皖豫皆知兵者主之似可奏肅清之效

朝廷宜少留意焉聞賊亦甚猖獗太冲初入閩疊次挫敗遂長賊

勢今據報二十萬盤踞沿海各城暗與夷通不得已請敝處濟師大局所關豈容稍存意見昨派八千人航海赴廈門當於三月初到防惟將帥恩信素不相洽未卜能否得力用兵十餘年至近日而稍見功者委任專而事權一也若以此軍隸別部兵與將不習上與下相猜必不能用人之死力從前江南和張大營多此辦法卒至顛覆楚軍曾胡李諸公本一家人通力合作遂以成功內意如再有調度須略尋綫索爲妥蘇餉日絀因係災區務從寬大不欲重加搜括而越境協勦本省留防軍數六萬有奇未可遽裁苦累日甚比復奉

中旨徇關西之請調舍弟帶礮隊遠征無論陸路難運財力亦供輸不及奈何奈何常鎮荒田太多招墾無人頃籌集經費專派委員設局籌勸一二年閒恐尙無起色也湘使查辦之事何時能結

朋儕函稿六

六

羊城兩座不理眾口究其立心行政似非甚謬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航海援漳之役承慨允委員會同鄧道每月購備軍米三千餘石不使缺乏感佩莫可言喻龍巖旣克汪逆與侍黨已成兩橛當可次第奏功駐廈各族句通接濟新聞紙公然傳播覲不爲怪總理衙門未必卽能與公使力爭撤換領事計惟強我兵力制彼狡謀敝軍前攻蘇州時白齊文糾合洋匪百餘人爲賊先驅戈登臨陣每與交通往來經程軍門痛打數仗洋人見賊失勢稍稍解散此明證也至尊慮輪船盜艘暗相連結恐挈以擾害各處固意中事鴻章愚見賊以海爲竄路若至窮極或千數百人分駕船隻游奕逋逃自易爲力然亦尙無大害若數萬之眾心力不齊財力亦非甚鉅洋人無利不與未必肯舍輪船夾板重賞以助失所據依之

寇而自撓其現成通商之局面至今日通行之輪船皆商船也祇能裝貨載人不能多安礮位雇用堵剿亦虛聲嚇賊耳其實不足禦敵陸軍乘坐游擊則多不便仍須登岸乃好施展外國真正兵輪船係其官家利器斷不肯雇借敢貢所知以備采擇郭子美楊少銘等過蘇持尊函相示願為感奮出死力惟求俟隊伍陸續到廈取齊相度賊情地勢再定進兵之路總須頭兩仗打得有勁或可固民志懾夷情以孤賊黨承屬先從漳浦雲霄下手斷其入海之源自是要著已密飭到廈後察辦如賊死踞各該城或無大河通糧運似懸軍深入仍費躊躇一切進止機宜敬求卓裁隨時緘飭該統將等遵照為幸弟前附奏請粵東代籌接濟亦恐循海而南漸近粵界侍逆或以此為去路我軍或當由此兜追也松勳兩部共八千人除旗幟長矛外盡係洋鎗故軍裝最為煩重山路險

朋僚函稿六

七

遠轉運殊難仍祈留意調遣前由建平來蘇雨雪阻滯行十餘日頃始分起赴滬聞輪船艱貴亦分起赴廈擬令郭軍門頭幫先行約三月上中旬乃能到齊各營先給一月餉銀並帶一月食米連略給舊欠雇備洋船及雜項用費共需二十萬有零已奏派段道詰隨隊照料此後照章濟餉卽匯解轉給

復楊厚庵制軍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昨蒙疏調舍弟季荃帶礮隊隨征極荷雅誼惟渠自去年四月常州克復後積勞多病給假離營所部大半裁撤其餘撥交別將旋經揆帥奏調赴豫因病體狼狽尚在皖省就醫靡塞苦寒實難任此遠役幸祈鑒原至敝軍開花礮笨重異常水路尚可轉移陸行殊多不便礮位以洋鑄為上轟城坍營須數千斤者乃可得力中國工匠但能仿製炸彈不能仿造大礮卽造彈所用煤鐵引門藥

物均須購自外洋此在蘇滬尙易仿覓甘省則難接濟也弟斷不稍有吝惜但恐尊處未卸底細敢以實告南省通江達湖之處若調炸礮隊協攻城營糜費雖多猶可速效西邊山川阻遠人力難施似覺遷地弗能爲良耳蘇軍水陸六萬餘人內分派援豫皖援閩者已近三萬專指釐金濟餉自去春以來月放半關竭蹶實甚再分撥貴處三成則本省防勦各軍必虞飢潰想大君子應不責人以所難也前商請奏調次青一節昨幼丹中丞復函謂次兄母老不願遠行上年台旆在江欲召入幕而未之許自可毋庸再調弟等或援王沐之例爲之籲

恩

致彭雪琴漕帥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頃得吳仲翁來書欣悉閣下

朋僚函稿六

八

簡署漕督有巡防轉漕之責而地方公事較簡捐釐所入足贍防軍以老兄威望才略必可勝任愉快仰見

天心眷倚俾吾黨共事一方大江南北聯爲一氣所裨益大局者匪淺聞信喜躍公宜星速赴任勿再堅辭是所切祝健飛本欲莅淮揚新任前商之仲翁擬令將中營礮船四十隻帶去就近在漕轅發餉仲翁業經允諾茲以舊部獲依仁字欣幸同深次青被議遣戍母老家貧何以堪此且昔年患難從師門者多已顯達惟次公抑塞獨甚我輩豈可坐視昨緘商幼丹中丞擬援王沐請赦之條由敝處會列台端暨幼丹春霆大銜專疏籲

恩如蒙

俞旨其應繳臺費若干卽由我等四人分湊代呈幼翁復信深以爲然想老兄亦必樂爲之也並祈迅速核奪見示爲盼惓次翁降

調家兄奉

命承乏湘撫一門寒素受

國重恩圖報固難盈滿尤堪懼也

致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聞康逆全股遁往白沙貴軍兜剿而前數節之後迎刃以解肅清
定在指顧郭軍門所部二十八日自滬開行楊軍門雇船未齊初
二三日當亦裝載初十內外可齊集廈門筠仙中丞咨函以賊勢
南趨援軍雲集獨闕西面通粵之路請派郭軍由廈門入楊軍由
汕頭進與粵軍合力攔擊不知各營已雇定輪船赴廈未可中變
又郭楊兩軍互相爲用合則可當一路分則各嫌單薄已飛飭少
銘等抵廈後察度賊情地勢相機妥辦如漳賊西竄潮州或雲霄
饒平沿海一帶有可乘之隙卽聞道攔剿與閩粵各軍前後兜抄

用僕高稿六

九

以分逆勢而謀聚殲仍祈隨時指示調遣爲幸總理衙門奏請廈
門稅司休士賞件謹已備齊專弁齎呈乞卽傳

旨飭交吳仲翁署粵督因雪琴欲辭漕篆難遽交卸家兄忝擢湘
撫於珂鄉情形雖尙熟悉而今昔時事不同繁劇特甚未識能否
撐持粵帥新易筠老亦正冀助軍事孔棘不至稽留否茲任後望
公有以開益之

土曾相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

減賦一事原委條目因劉方伯斷斷辨爭將來仍須責成藩司督
辦是以卽屬該司妥議疏稿茲據面呈卽將原摺送上前蘇紳馮
中允等議定漕則九升以下者不減勻出輕則以多減重則仍符
奏定額數茲鈞意蘇松太輕則亦普減十分之一謂與常鎮普減
情理適均惟旣分案辦理專減蘇松重則以除民困似亦無妨稍

有歧異卽不必如蘇紳九升以下不減之議但如方伯五升以下不減之說當不致缺望也松巖引周忱募天顏等成案恐與尊信紕繆顛求俯允照行其文理雖尙清晰轉折段落或須酌改乞核定示知可否卽由函丈繕發次青一案幼丹函允會奏本日已繕摺附驛馳遞鈔稿呈政祁門力爭特爲提出以避黨援之跡亦與吾師前疏脗合非敢自翹異也如荷

俞旨必要發鈔都中必有竊議故不得不長言詠歎遂不覺其繁冗矣左公自克龍巖後劉王各軍敗汪逆於南陽高連升等敗侍逆於漳浦汪逆已棄巢竄遁龍巖界內之白沙併趨南路雲霄平和黃岡濱海及近粵邊之處添賊不少謀報謂將合侍逆北竄江浙左軍由東北節節兜追又調浙軍入建甯似可無慮筠仙專弁至蘇商請徹處分一軍由汕頭登岸迎擊適郭楊兩軍已陸續登

朋僚函稿六

十

舟未便中變且斷不可分寄帥左遷筠公獨任軍事深慮擠賊入粵左公未必救應耳筱兄忝撫珂鄉家門過盛徒爲震悚粵帥新易諸務叢脞未知能卽莅任否延陵聞與左右及徹處頗有意見甫經請假卽易南轅昨來書以淮郡市河一事本尙平允屬爲轉陳尊處委員如何回覆若大段不錯似可仍舊沛縣湖團一案從前辦法過於含糊趙守帶呈案據圖冊及該縣紳民稟詞數十紙及今不爲清理必貽巨患然鴻章離徐過遠號令不能遠行祇有據實咨請漕署察辦顏道長厚無用仲帥乃商請題補已緘復由台端裁奪雪琴仍辭署篆未知准否鶴弟體弱多病帶勇實不相宜前稟開缺鴻章不敢遽奏敬懇酌辦蘇屬租捐大戶率多抗欠日久殊難旺收尊處索解六萬約須初十內外湊齊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四年三月初六日

寄丈以微故去官初恐株及執事頗有謠言茲幸無恙益微

天眷忠誠倚爲海南柱石瑞將軍接署後軍餉二事當取決於白
端吳仲翁因雪琴兄堅辭署篆須交替有人方得啟行似到粵尙
未有期筱兄忝撫珂鄉固尙駕輕就熟惟粵中少此幫手寒家屢
竊非分想亦公所留連而賤兄弟所惴懼弗勝者也承屬分軍由
汕頭進以紓粵患義何可辭吝緘至日郭子美已開行楊少銘所
部亦將登舟業與洋商議定雇價勢難中變且郭以勇著而性情
暴戾楊有謀略而明白曉事兩人極相得亦互爲用本不可以遽
離弁勇八千越境遠勦威名未立地利未熟更不可以遽分季帥
來函商令抵廈後先由沿海下著埭除漳浦雲霄游氛連接探報
謂汪海洋一股併歸南路前隊倡詔安黃岡是潮州甚爲喫緊已
密飭郭楊二君到廈察酌賊勢或進雲霄牽制之使其狼顧或賊

朋僚函稿六

十一

股併趨入粵卽就近兜截追擊若我軍尙未到齊而賊已全數竄
粵粵境必須添兵卽請我公一面咨商左帥一面檄行郭楊令其
閒道入援如賊竄沿海一帶卽專員赴廈雇洋船運載由汕頭登
岸尤爲便速敝軍家法以穩慎爲主軍裝鎗礮最爲繁重尙未走
過嶺路於水路較宜若舍舟登陸須委員承辦轉運又郭楊合力
當可一戰雖大股猶能卻之分則力單可以勦零股不足以當大
敵如以別部附益之難遽一氣子美不欲久居提督所部多淮勇
少楚人少銘屢求閩事畢後回蘇此皆軍中隱情不敢不詳告之
伏希留意若須調遣之處可令段小湖商辦弟斷不遙制也潮嘉
防軍頗眾民俗甚悍將吏能固結民志以用其力賊似難遽深入
卽偶犯邊境或仍取道他竄事勢方棘無論驕兵悍將幸多方激
厲而含容之事竣再徐議撤留何如粵餉之絀與蘇等敝部尙望

沾溉亦因去粵近而去蘇遠舍我公更無處呼籲耳林教授禮書收到謝謝

復李次青廉訪

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

頃由幼翁遞到二月初五日手書猥以古義相期許慚悚曷任去秋師相密片語語從心坎流出惜未徑請免議介在公私之間廷旨故不得不交左帥查結乃太冲因以下石閣下數奇至此仍尋舊衅真乃阿瞞心腸矣弟躄直不能忍商之幼公願爲昭雪豈以市德於執事而見好於朋輩哉良以值可言之時居得言之位使後之人譏議曰某某昔同患難皆勢利交患得患失人也則鴻章之咎滋重初擬請赴隴軍慮秦庭無人爲定遠封侯張本接幼翁書知往歲已卻關西之聘今事更難塞上之游當經緘商厚翁作罷論已於初四日繕摺附驛馳遞鈔稿呈覽初五日始奉來函

朋僚函稿六

十一

差幸與疏意脗合惟不知年伯母今年已七旬耳滌師於尊事懊惱特甚弟等於師友之際多涉嫌疑奏中抑揚其詞以避黨援阿徇之跡明眼人當默喻之幼公謂足下將斂神屏氣漸入冲澹而來書學君苗焚硯不知山中何以自遣等身著述千秋事業專讓閣下避人避世奚必避名耶若我先公而朽求傳誌一首以爲報吳境雖清兵餉洋務三端日夕纏擾徧地彫瘵舉目愴懷頽然而已筱兄忝撫珂鄉或須求公贊助師相處當以尊函轉呈

復沈幼丹中丞

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

次青前案昨會列台銜專疏籲陳咨呈冰案謹遵函意辦理不下轉語並緘請厚帥勿再奏調惟思筆淺陋未能達意如奉

俞旨卽恭錄飛咨請尊處就近行知次公葉田師回籍治喪春杪約可來吳當爲墊送奠分或百金弟前亦以此數奉賻也閩賊併

竄南路疊奉

寄諭飭敝處派兵援剿左帥咨緘催請已派郭楊兩軍門洋鎗隊八千人由滬航海赴廈門登岸協剿或可斷其入海之路洋人貪利接濟事所恆有當不致為大變漳州似難久踞必仍竄走江粵筠僊來信殊為憂急尤盼貴境嚴防使不得假道以窺吳越曷任翹祝江海關代收各省絲稅向係撥抵虛額未解分毫閣下竟委大員提催此間防軍未撤加以援豫援閩至三萬人均須自備糧餉京餉協款逐日追呼弟實無法支持遂恐無以應命伏祈鑒原聞揆帥與尊處久不通問截釐諸事閣下不無過激之談揆帥覆疏負氣亦甚公事意見古人常有何至因此絕交去冬在金陵曾訟言及之然我兄回憶在信州時帥意殷勤保護實為患難知己無論出處顯晦平生風義豈可忽然仍望一再先施全君子之交

用僻詞稿六

十三

循後進之禮大局幸甚

復彭雪琴漕帥

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昨奉二十五日手示猥以筱兄撫湘殷殷稱頌而執事仍高尙其志專以難事責友朋滌帥函稱尊疏一再上辭不獲不止雲中孤鶴游翔八表將何所止而休焉欽慕之餘轉增惴慮

主少國疑似非功成身退之日漕帥尚清閒於我兄性情意度相宜而北門鎖鑰中原保障大局師友之間均有裨助如恩眷堅留似須強起任事為安次青免罪一疏未得復示姑會後

銜儻蒙

恩准分繳臺費當請尊處湊撥一分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

聞賊併歸南路左帥所部層層進紮將來當竄潮嘉以走未必能

聚殲之但冀各軍齊力多殺數賊不再爲大患耳衢防五千人似已穩固雪帥已疏辭漕篆附近亦難得替人補帆開朗精細廉正和平足勝大任服闕後意嚮未定弟與有成約若在本籍則難強留今蒙雅意繫維渠果願行必可大有裨助前已假旋當以尊函寄閱須請屈身監司小試之將來奏調時敢畫諾同保惟弟若移他省仍求奉還

上曾相

同治四年三月初九日

師母夫人榮誕因羈職守未得叩賀侍立門牆二十餘年隨眾儀物尙蒙齒及祇增慚悚雪琴於漕督最宜

中旨似審慎而出再三堅辭卽荷

俞允恐未當理幼丹母病乞假諒不復回聞川豫待人

朝廷已難於搜擇若各處紛紛請退局勢更欠穩洽矣前復幼丹

朋儕函稿六

十四

書請於師處再申賤敬不知其已准假也卽有事故或令強起若續行修好伏冀海量包容少賜顏色爲幸次青昨有書來呈覽蘇捐日內再湊解三萬合之前三次解款及飭買軍米二萬石價銀共二十萬兩計將及三十萬串所補無多松屬隨漕帶捐十萬串尙未收集成數業屬方伯趕催似難剋期起解仲良學士移軍兩花臺等處就近常親訓誨更易長進金陵附城百數十里無可樵采湘軍向章若何蘇章恐其藉伐薪擾民故多就地捐辦軍柴如無可捐則坐營卽移向有柴薪少民居之處此小事尙煩一籌至暫屯金陵無論何路有事可調進剿鈞意想同之也俟商定後卽會尊銜咨調英法領事均有申陳請做處派委幹員會往金陵定立開碼頭界址前接總理衙門函鈔呈既經奏准無不允行之理惟鎮江九江初議開市時地方官含混應允頗多侵占現與丁道

商或該道分身前去但恐耽擱日久致誤本任公事或令應守寶時偕洋員往容以公贖咨呈核辦彼族最精地利金陵城外各山阜形勢極好似難假借然彼必多方干求要費唇舌英法既立碼頭各國必援例續請將來能否請改織造爲洋關由外揀員奏補庶通商有所專責敬乞豫籌趙惠甫欲就一官以餬口本保升浙江可否由尊處奏明揀發蘇省一層應免赴部引

見祈核示

上曾相 同治四年三月十七日

頃奉

批旨次青一案仍著刑部議奏未知果能末減否吳仲帥咨緘請調吳道四營赴浦策應吳道甫經拔隊赴揚北路既有捻警揚州重地未可無人已飭該道到揚後擇要穩紮不可輕動清淮爲裏

朋儕函稿六

十五

下河後路門戶仲帥兵數本單亦無可靠擬令張鎮樹珊統所部鎗隊六營就近赴浦與歐陽利見水師依護扼堵局勢較穩鈞意以爲何如樹營北去蘇境防軍漸單或仍留仲良一軍防東壩也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四年三月十七日

手示商留陳子莊適已專札馳調並咨請轉飭速來似與尊旨相逕庭矣當弟初至滬時卽聞子莊有才名因其奉諱又史士翁方履危地借人仗助令其隨赴甬東約定事稍就緒卽回忽忽三載浙境肅清子莊亦服闋義應放歸且做處事煩才窅王敬亭咯血遽逝補帆假回從事卽有賢者多非本省人員如子莊者合例而又出色祈毋相奪也豫捻突竄曹單徐屬戒嚴仲翁諱商借兵郭楊兩部甫抵廈門竟有應接不暇之勢閩中消息仍乞飛示

復吳仲僊制軍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擒逆忽由韓莊東竄二十一日已至邳境大有窺伺淮海之意尊
處防勦兵單深爲懸慮歐陽健飛二十二日拔旋月杪計可抵浦
昌歧軍門前來蘇時弟曾與約如清淮有警宜督師船策應渠似
踴躍數日未得揆帥書果准派否張海珂因船隻未齊尙未啟行
頃由蘇添雇民船駛往月底當亦拔隊祇要邳宿防軍巖扼不動
歐張水陸各營踵至大局或無虞也弟又專弁馳催海珂並面屬
振軒廉訪剋期北去二張皆老於戰事振軒尤精細惟於淮徐情
形未熟尙祈切實指示爲幸海珂來信聞尊意欲調赴粵所部淮
勇憚於遠役若隻身隨行有將無兵斷不濟事湘淮各軍近年粗
立功效皆以本地人帶本省之勇且揆帥緘商欲令振軒爲北門
管鑰必須其弟襄助其兵將未可分拆致難得力叨愛敢以實告
伏希鑒原

朋儕商稿六

七

復郭子美楊少銘兩軍門

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左宮保十二日來函云該逆竄粵之路須吾弟兩軍由海澄以攻
漳浦乃可斷絕今子美弟書云海澄至漳浦路高低曲折險狹異
常難遽輕進欲改由鎮門前進少銘到後究竟由何路進紮曾否
接仗左帥信云汪逆較侍逆爲悍頗不易制若漳浦則賊數無多
其頭目乃僞戴王亦易與也未知此情確否各軍遠去一切掣肘
爲難情形概可想見兄愛莫能助亦不便遙制惟望兩弟和衷籌
商穩慎齊力耐煩忍辱激厲將士拚命打數好仗使賊膽寒而民
心服營規尤要嚴緊平日固須秋毫勿犯卽克復城營毋貪洋財
被人恥笑毋逞驕傲被人忌恨事事謹慎處處和氣是所切禱子
美不願到任左帥諒不相強兄亦不勸駕也家兄來信云粵東瑞
將軍郭中丞以蘇軍如追賊入粵必爲盡力接濟家兄於三月十

四日起程赴湘如賊由粵竄楚南邊境請兩弟跟蹤追去一人湘境彼必接濟餉項軍火不令飢困祈兩弟相機辦理子美是其故鄉少銘亦是熟徑湘中局面甚寬且疊奉

諭旨進剿貴州正在需人之際若聞事早結同赴湘南與回蘇無異希留心豫捻忽竄山東又由鄒滕折竄邳宿吳濇帥商請援兵已派張振軒樹字七營赴徐侍逆母妻並不在滬圖竄海防似無足慮易提督用剛來蘇飭卽赴聞

復曾相 同治四年四月初六日

聞有鎮揚之行計已回轅恭邸近事軒然大波倏忽轉幻朝廷聽讒可畏從諫亦可喜也應守由滬赴金陵諒已詳述茲將滬上鈔來

諭旨兩道奉閱觀唐恐係此案牽累理直氣壯似無暮夜實事英

朋僚函稿六

七

法往勘界址業飭應守請示會同府縣察辦月前復總理衙門函共二件鈔呈訓正洋員肯受商量自卽定議如必欲據我險要扼我咽喉須再從容辨論尊意以爲然否仲帥請收

成命雪琴或得卸肩捻逆西趨邳宿銘盛各軍未聞何時拔隊恐又攔截不及頃奉

寄諭仍飭吳道北去月派防揚鄙意該道於地方相安可勿調換儻樹營獨當一路猶嫌力單俟張臬司來信再由蘇添調何如前議借署准徐果定見否筱兄來信寬借奏贖好手做處無可應命屬代求函丈薦人乞一籌之

復左季高制軍 同治四年四月十一日

郭子美到廈後進紮鎮門十六日協剿赤嶺已獲大捷少銘所部齊到擬由古縣社分進一偃漳郡南門與東西北諸軍作合圍之

勢一相機進木棉馬口斷漳浦去路雕勦外援布局似尙穩洽惟據探報漳州賊多糧足敝軍航海遠役因礮隊繁重不便攜帶除開花大礮別無攻城利器若賊眾恃險死拒恐不免曠日持久耳聞汪海洋已至詔安侍逆亦赴雲霄確否逆勢將趨入粵饒平大埔諸路防不勝防銅山海面有吳璧山師船早到旣可杜殘匪入海又可斷洋匪接濟最爲要著閩中勦急賊必傾巢出竄粵力似未足以制之仍祈豫籌遠略以期悉數殲除幼丹奉諱西江無主兵者家兄新履湘任儻再由粵外竄後患殊多高明向無疆域之見知必有以處此也豫捻突竄濟兗又南擾海沈吳仲翁迫切求援已調劉軍門赴徐張臬司赴清江聊固吾圉然捻蹤飄忽北路平曠無法聚殲奈何

復吳仲僊漕帥

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

朋僚函稿六

七

手書商調王鎮開字營赴浦一節前曾與振軒議及如清淮防勦力單再可酌添隊伍茲承縷示敝軍北去均歸東路不至歸他帥調遣足見曲體軍情保全大局之至意王鎮樸實拙訥驍果善戰去秋湖州復後恐調別省泣求開缺回家弟撫慰再四諭以不調他往須俟南北軍事告竣再行遣撤欲留此有用之才以備用也昨因公來省弟復與面商如北路再警可調協勦渠深恐一經遠去卽應隨賊所向必有奉

旨歸僧邸調遣之日又籲辭乞退敝處將士苦戰數年誼同骨肉向實無退縮驕蹇情事然欲其踴躍用命不得不略加體恤僧邸勞苦功高眾所欽仰惟位望過崇下情難達南軍聞歸節制莫不氣沮劉省三雖疊奉

諭派乃至被譴責而不辭豈弟等所能強迫蒙示已商定撥歸東

路銘盛傳三軍共一萬三千餘人合之樹軍三千五百人必可獨當一面謹受教令頃接宿遷吳令初十日馳報初九日邸軍與陳鎮在劉馬莊擊賊獲勝賊已向山東郟城馬頭集西北逃竄運河旣不能搶渡淮海一帶水陸援軍日集恐其偏竄東三府若我軍出境兜剿愈去愈遠旣無馬隊可利馳逐而餉源皆在蘇省轉運供億萬分艱難尙乞大才豫籌妥酌無任感頌省三於初七八日自六州拔隊應由何路進邳宿何路可便轉運並祈指示隨時逕行移知

復曾相

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昨得異書附呈恭邸似可漸復惟與良相嫌衅日深仍恐波瀾未已蔡君先有一疏論列外事聞詆及尊處縱洪幼逆及次青陷徽兩事後十餘日而鴻章奏乞免罪報至次青真數奇矣霆軍叛勇

朋儕商稿六

十九

近抵何處能否設法解散西江無主兵之人須煩盡畫先事防維仲帥商調開營早經函卻捻眾由濟甯原路渡河回竄銘盛兩軍又趕不上將來應紮何處劉省三來信謂宿毫無不通水道難辦轉運仲僊業與邸帥議明留此軍專防江皖務望酌擇要地令紮老營隨時相機出剿爲便周盛波兄弟九營素頗能戰向在本籍勦擒屢勝其才智稍遜於劉惟同充練長同出帶勇資分相等在蘇時鴻章就近聯絡均甚出力茲相去日遠三弟前由六營寓書云兩軍微有意見周請自紮一處自顧一路竊爲懸慮能否令其分紮爲犄角之勢伏祈鑒裁厚帥甘餉浙撫奏定每月二萬蘇力較絀卽不敢允定二萬當可月協一萬也鶴弟前蒙批准開缺果否出奏渠自去年四月常州克復因病乞假鴻章卽准其離營但未

奏明耳

廷旨疊催物議亦不免苛責辭官求退或亦善全之道儻奉疏准鴻章卽勿瀆陳松巖減賦稿核定後啟求速上太倉請改折應否附片併陳抑呂奏乞示

上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

本日卯刻接奉二十九日

寄諭僧邸竟以忠勇遇害畿輔隳此長城

朝廷震悼遠近寒心逆敵從此日張殊為危慮

上意專倚吾師保障北方收拾殘燼事機緊迫物望叢積自屬義無可辭昨讀初一日大疏以霆軍飢變憂形詞色竊料春霆果卽東來雪琴果卽南去江西果卽接濟裏鎮之餉似可逐漸維持不遽牽動大局南路稍就奠定吾師亦可放心北征惟變故倉猝似須剋期遊行先赴徐州濟甯一帶暫行鎮撫以慰

朋儕函稿六

二十

聖廬而伐敵謀隨身苦乏兵將金陵附近各營能否酌調隨往護衛銘盛傳樹三軍共三十三營計一萬六七千人可供指揮劉省三雖奉

嚴旨敦迫必須留置左右以備先驅鶴弟前請開缺如尙未出奏應令隨侍旌麾少效犬馬藉可聯絡諸將伏祈迅速檄調鴻章奉命暫權督篆事棘何敢固辭所幸墨守師訓亦步亦趨再隨時隨事請教冀無顛蹶蘇事暫交松巖仍是一鼻孔出氣兵餉或不致掣肘擬派郭遠堂署藩王曉蓮署臬當否乞示遠公求飭速回鴻章急欲面謁卽料理交卸各事出江陰乘輪船西上未知能稍待否鹽幕陳公求代邀留為感

復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初七日

初四日肅箋計已達覽頃奉初四日手諭敬悉一一本擬卽日交

卸啟行續接初一日

寄諭令由海道濟師情詞危篤俟有就緒乃可離蘇昨函招潘琴軒觀察來商萬不得已祇能分派該軍前往惟此間又少一枝勁旅南路有事實恐不支鴻章到金陵後通籌餉需如可添練馬隊千人以備吾師秋後徵調庶稍有裨鶴弟已飛函敦促六弟尚未提及容再商之渠舊部分在樹營及蘇州兩處固不易聚二周及赴閩兩軍係三弟所統聞軍將爲大兄邀往恐不能回漳州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侍股全竄粵邊勢必復往江西霆軍易相句結良可焦慮皖南防軍幸毋抽動金逸亭云其力僅能守而不能戰江皖之間無一游擊之師奈何大纛冒暑遠役辛勞萬狀但冀直東各郡無恙徐圖制賊省三疲乏已甚

嚴旨督催益急昨發摺附陳密片一件鈔稿呈覽未知當否鹽釐

朋僚函稿六

三

儘解儻蒙分潤銘盛各營藉紓縣力師母及世兄等應留署內次青事未接部文旒軒方伯屬勿急退爲感

上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

十一夜奉初十日手諭並鈔示疏稿深謀遠略忠懇詳密非老於兵事者不能道其隻字也鴻章前因

朝廷責望過殷先以密陳破彼蒙障畿輔望援過切繼以潘道作我前驅卽吾師少緩諒勿苛求至另請簡員督辦必不邀准目下非函丈督師將及小子竊以後路籌餉南路籌防及長江洋務鴻章雖才力不逮或冀竭蹶支持東豫與旗綠各營將帥交涉須吾師威望臨之乃可漸期振作此則

內廷斟酌詳慎之苦心也琴軒輪船尙未雇妥月杪或可啟行勇丁驟聞航海遠去必有棄械竊逃者臨時就地添補惟人數甚單

究不足自當一路省三來信已赴濟甯渠未更歷外事聞
命嚴迫遂自拔隊鴻章疊函勸勿渡黃並鈔摺片行知度其行蹤
當至濟甯汶上而止省三前數年徒以驍勇稱自克復江常後歷
練漸深謀略大進程方忠嘗言爲淮軍特出之將師門時爲提撕
勸誘加以馬隊似可獨當一面琴軒堅忍果決有文武之資又與
省三至好兩軍互相犄角餉運無使掣肘必更感激效命以上駟
奉吾師以中下駟留鴻章左右設有警變祇有自將而已郭楊必
須調出江楚邊境頃聞漳浦雲霄各城均經收復該軍正偃偃無
之騰挪爲南路之備北軍或不至回顧尊處具疏時亦祈敘及張
振軒兄弟欲在徐添練馬隊乞飭速行鴻章亦當擇將往募易劉
二鎮皆有勁悍之氣宜請帶往強弩未必是末師毋太謙松巖必
擇二十二日接篆急欲赴金陵又不能不少待之乞示箴軒事俟

朋儕函稿六

三

再面商

上曾相 同治四年五月十六日

昨接大咨於二十二日啟節鴻章恐謁晤不及遂定二十日未刻
自蘇起程或可相遇於儀徵一帶

廷旨飭由海道赴北俟徐州老營奏到當自了然

上意屢令敝處派兵援直幸已奏撥潘道一軍而崇地山仍欲借
重洋人不知何意總理衙門以彼族爲護符引虎入室不知其能
啞人也尊旨不管非事若專委蔭渠當足保障恐又另派親貴視
師則南路亦受牽制琴軒臨去諄求入直東後歸函丈調遣務祈
拯而出之勿久置無用之地爲幸省三初九日韓莊來信有關涉
軍情者附呈台電鴻章已緘戒其持重蓄銳以待一擊松巖苦催
會列台銜將減賦一疏入

告細考奉駿各條尙有根據冀借德望或邀

俞允業於今早拜發伏希鑒原滙稅月不過數萬近爲松勳兩軍
援閩船價月餉所累鼎營北去丁道又須供支一切部中乃驟撥
尊餉二十萬是真夢夢擬屬雨生於鼎軍去後續籌抽撥甘餉一
萬若甘餉可停六七月閒再量力湊濟斷不能有成數也奉飭四
萬當親齎上松巖云松太善後捐可湊四萬已符八萬之數徐州
距運河數十里清江宿遷等處是否須添設轉運並祈籌及

復會相

同治四年五月十八日

十七日奉手示敬承一一敝處初六日所發摺片已奉

批回未趣行旌二十五日啟節似不過遲鴻章趕緊料理於二十
日辰刻由蘇登舟連夜赴江陰口二十二日或可趕到至接印早
遲可不拘也捻股回竄濟甯徐州劉張各軍當一接仗周鎮兄弟

朋僚函稿六

三五

十五日由宿赴徐正可接應勢將徧往豫皖之交師門以徐州爲
老營之說足徵先見惟轉入兗沂海流則仲翁必將亂調闖入皖
豫喬吳諸帥更將呼籲耳各省餉源已涸乃徒養無用之兵將省
三前函云急則爭求緩則厭棄但得選將練兵者二三人分布近
疆可不勞而理矣三六弟仰蒙疏調恐未能喫苦耐煩有辜盛懷

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三日

節相奉

命討賊義不容辭惟部下已乏強兵精力近亦疲憊勉起就道未
知能否終局鴻章驚鈍無似東征以來智勇俱敝豈復能任軍旅
過辱推許祇增悚懼僧邸舊部及各省兵將散漫無紀非老成宿
望不足鈐制也張總愚一股回竄毫境昨據英方伯報稱接仗先
勝後挫設任李賴宋諸股併由曹濟南趨皖力能否支拄敬祈先

事籌維省三至濟甯小捷擒眾不戰而走乃陳國瑞無禮相欺致生衅隙揆帥此去當留省三障蔽東徐未必即能南下敝部分援福建山東直隸等處三萬數千人蘇防僅存萬餘聞賊欲窺江右又有霆營潰勇勾結皖南防軍紛紛鬧餉若再警變戰守均無足恃如何如何去冬裁撤數營皆係湘將不能餉捻准將得力者尙在營中無可應命李正佩李勝營規隊伍尙好然非上選俟有佳者再當送呈揆帥瀕行與約皖南北兵餉二事如常甯屬人款照舊儘撥行營敝部仍食蘇餉

上會相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四日

昨發緘後朱雲崖與強中等營續又告變均將來稟馳遞諒人尊覽正在焦惶無措頃接李勉林飛稟鈔呈其發信時尙不知石埭各營亦譁索也統計山內二十四營卽各發三箇月已需二十餘

明瞭備端六

三五

萬雲崖又允定石埭四營五箇月則不止此石埭補而青陽不補山內補而安慶蕪湖各軍不補必更效尤意外之變牽動大局甚至蘇軍亦援例起而相爭誠不知其底止矣卽目前僅補山內各營何從得此鉅款江外皖南各臺出入款目鴻章旣未及知金陵糧臺潘道尙在假中今早王雨軒來覓詢該臺除發劉鎮松山行糧一萬兩外僅餘楚局解到兩萬金此外別無存餘及續到之款蘇臺近來湊發敝部各軍月餉指定四十五日一放隨收隨出常虞不繼滬關近因潘道一軍航海船價雜項挪墊已多昨松巖又令解甘餉一萬松勳二軍遠在閩南已兩月未能解濟尙須關庫就近籌匯以便速催入江急切斷無大批可望鴻章暫代大庖不敢私占分毫之私惟冀以原有各餉酌濟各防及尊處行糧不料未及轉手興此大波江右之韓字營七千餘人昨又燒營潰變劉

南雲等軍勢將岌岌事變踵至閩賊必乘隙而來蘇境陸軍實止萬五千人何所恃而不決裂耶各軍皆以霆營譁變爲得利或以金陵遣撤全餉爲口實若吾師在此坐鎮德望神力或可弭患無形鴻章何人自愧束手事關全局伏乞熟籌方略指示迷途感幸無旣現惟將潘道處二萬並與旄軒等儘力搜括能否湊得若干茫無端倪

復何筱宋方伯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一日

昨以皖南三軍譁馳商揆帥正深焦慮頃奉初五日手示並鈔寄各函謹悉一一朱鎮必須七萬兩揆帥復函允給四萬尊庫兩萬尚不在內似可令其將就敷衍李勉林稟求十萬揆帥允給八萬亦甚公允當能暫爲彌縫如皖防各軍又將效尤實無他款可以續撥祈慎防之中堂各函鈔呈內如劉黃二道及沿江釐金撥

朋僚副稿六

五

款望閣下就近商催江北善後局及運司借款敝處可就近商催如過遲緩先爲墊借二三萬亦可揆帥云此後各軍可發滿餉或八九成究竟出於何處指定何款弟一切茫然如在甕中帥節儉遂移駐臨淮尚可隨時請教惟各軍積欠數目若干現餉月得若干各臺局出入大數若干沿江釐卡月收若干無從探悉底細台端總持諸務必有記載卽乞條分縷晰開單見示俾開茅塞爲幸至山內各軍久不得力茲無端滋鬧撤之則門戶全空留之則慾壑難遂可爲隱憂左帥來咨侍康二逆雖被閩軍懲創悍黨數萬已竄往江粵閩交界恐遂闖入江右敝軍遠調他省三萬數千人留蘇僅陸軍一萬餘人餉源重地斷難再分皖南各部目前祇有設法撫馭藉守空城金唐兩統領須速回營揆帥旣移臨淮劉周果入皖境似淮南尚可保也

復會相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二日

昨奉初七日手示敬承一一承撥各處分濟皖南三軍十二萬似皆有著之款上游各項已緘屬何小宋就近提催江北善後三萬簾軒緣仲允卽挪借運司三萬當易設法俟湊齊卽專船解大通也惟連日接據何方伯張道及徽州劉守等飛稟各軍所索甚奢鍊渠被唐軍扣留石壘窘辱百端已勒書給發八箇月字據均已馳稟尊處無庸贅述軍心一變至此遠近皆爲洶懼劉守籲請先將金營調開或將唐營撤遣小宋疊求添派一軍赴皖以備警變鴻章茫無把握不敢置議仍乞核辦唐桂生金逸亭究告幾月假何以久不歸營望嚴檄飭催若激成事變厥咎更重各軍或疑大纛北征積欠不能清結遂羣相煽動可否由尊處剴切明示嗣後如何安撫惟盼節糜稍近或易羈縻鴻章雖無宿怨亦無舊恩經此變端著手殊難幸蒙俯鑒雉河被圍緊急別無援師省三調徐盛傳赴宿北路似可支拄大旆駐臨淮屏蔽淮南實爲要著聞國將軍奉

朋僚函稿六

三六

旨撤回該部馬步自交師門接統省三面稱雜亂不堪祇邸部馬隊二千尚可揀用濟甯糧臺尙存銀四十萬各省撥款皆可指或酌派原部誠實將領統之銘軍會合由北路兜剿函丈由南路調度庶於全局有裨秋後如閩中竄出侍康等逆不由江西內犯蘇防可紓鴻章再調一軍進紮臨淮屆時捻患當在楚豫之交吾師仍可酌量移駐他處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七日

遠翁老成雅望於蘇州善後懋著勳勤部議以未請特旨見斥此鄙人之咎自應再行附懇祈轉致勿以介意奉准在

先頂戴未便遽換俟奏定當再轉行知照洋鎗小隊本無須請洋人教習做處亦無此辦法也甘餉一萬弟於奏報交卸摺內尙參活筆節相卽援以入

告俟滬關解過閩餉大批後或仍勉力照撥惟部撥會營稅款二十萬丁道已稟請俟六月後量力解濟屆時須商酌應付耳上寶請廣學額鄙意略同來稿措詞或有過火處使中外官軍不無後言稍加點竄呈正如以爲然卽由尊處會前銜繕奏此後援例者儘可批駁清理民房可飭善後局妥議軍務漸平本應次第察辦豈因殷奏爲所挾持其所陳釐捐一疏捏造名目殊爲可惡至釐卡之密東南數省略同少見多怪不識時務奚足與較前奉

寄諭有以裁併爲主一語部議亦渾融不過責令奏報蘇釐本已疊次奏明外廷未及見也尊論官斯土者何以自白於天下其咎

朋僚函稿六

三七

與惡皆鴻章一人任之諸公儘可以自白總之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釐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餉又何不可自白不可共白耶

復陳子奉觀察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七日

自殷兆鏞奏稿發鈔知者咸爲不平不知者藉以嚇制而吳人因此造謠抗鬧鄙人別無他計做一日官帶一日兵卽辦一日釐捐與其病農不如病商況非真病也如有

旨離任督勦必請責成後來者爲辦釐餉否則必另撥有著之餉否則撤軍棄官可耳滬蘇捐釐加重數年於茲甫脫寇難而我軍幾徧天下巨紳乃倡爲誣謗尙有人心哉部議幸未指明停止卽議停不敢許也變通裁併之說自去冬早議及但恐水師絕餉茲徇眾論割飭通籌會議幸勿以浮游迂疏誑我爲禱弟但求實濟

不鈞虛譽諸兄所素知也辦鹽補欠獲利頗微趙令試辦僅本銀五千兩似更不值現在楚西招商各局新引停發慮其去多而銷滯是以口岸商多而票不可得或姑令趙令馳往一探詢之蕩口事如何辦結因鬧而撤誰樂不開須辦爲首之人郭令以罷市捐沽名應由局詳請記過毋稍瞻顧皖南湘軍萬二千人月得七成強同時譁餉窘辱張道勒寫發給八箇月字據約須四十餘萬揆帥憂惶無措欲丐滬蘇殘膏又覺不恕爲語蘇紳皖人至家索戶借日懼兵勇抄搶彼獨非百姓耶

復張鍊渠觀察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五日

疊接函牘知休營大費幹旋欸軍重受窘辱殊爲憤懣聞逸亭頃已到防桂生亦由湘啟行勒允鉅款無可籌措卽能湊集他軍援例效尤將何以應且成何事體揆帥來函亦極抱恨事定諒有區

朋僚函稿六

天

畫須趣唐鎮軍回營再議裁撤耳今年茶旺捐釐當倍於前貨釐牙捐亦必起色究竟約數若干張副憲前在皖南抽浙鹽之釐近來浙鹽行徽聞頗暢銷若仿照淮鹽行楚每斤完鄂釐九文半之例亦可助餉並杜其由景鎮浸灌淮引之路揆帥來咨以此屬辦張帥舊章若何徽郡必有知其詳者望執事博訪熟籌擬議章程示復察奪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七日

江都越獄一案援漕咨司詳稍從末減自無不可惟措語宜稍圓融不致與原奏矛盾徐道稟重犯請先正法爲軍務喫緊起見已由敝處繕奏咨日附發船捐上年共收銀二十八萬有零今年至少總有二十四五萬目下正值旺收若議免捐由司道兩庫抵撥每月須二萬司庫二成道庫一成以道庫尙有京協各餉及隨時

收買軍火各項經費祈大才與郭丁兩君酌定爲幸裁卡之說局外多發此正論局中亦何嘗不疚心惟水陸各營指定度日設裁併後月虧鉅萬譁鬧驟作將何以支以少取爲多取其功效俟諸異日而沓渺無憑以半餉改無餉其實禍捷在目前而咎責誰任似須與水陸各支應蘇滬各局通盤妥議謀定後動若美言先出羣情奢望從此多事矣白齊文等溺斃英美各酋必有饒舌已詳致毅山鎮靜布置並緘達總署相機辦爭

上曾相

同治四年閏五月二十九日

皖南各軍自發餉後尙無續報似可苟且安帖待唐金兩統領到後如何查辦敬俟鈞裁大纛何時啟行何時抵臨聞該處無屋可住殊增懸系頃接劉省三二十六日自徐州來書附呈台覽矯令調托一節或志在勦捻因無馬隊可用爲此權宜不知尊意不欲

朋僚函稿六

三五

近若輩正與國將軍請調直東相符省三未能仰體高深致有此咎尙祈原有省三血性奮往歷練少淺不免粗率之處鴻章因其戰守可靠向不擾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東偶遲致受薄懲又與陳鎮爭氣未分曲直儻函丈再以此事劾責則

朝廷必疑其驕縱難制渠必不自安且無以策厲將來除鴻章諄面訓飭外師亦必憐其勞苦逐戰勿加苛求鴻章知無不言斷不敢稍有徇護如雉河解圍捻逆他往或准令暫駐休息以示體恤蘇軍轉戰水路輜重應手遽改赴旱路馳逐宜節宣其勞逸也鶴弟軍情較熟能隨營養病尤好六弟聞於二十二日渡江計已抵營應駐何處操練馬隊實非易事尤要統領得人未知果勝任否麓軒暑病增劇不肯緩至秋後擬暫委少仲代理給假兩月可否乞示程敬之瓜棧竟辦不動頃據稟撤武丞招商局如再把持祇

有重懲巨蠹兩亭廉正而欠綜核信武丞太過亦徇眾論爲揚州設棧之議師門成法鴻章篤守而他人多不願遵亦斷不敢附和乞放心左帥奏令郭楊二軍赴山東淮北剿捻俟航海來滬略爲整飭休養再商調遣

復曾相

同治四年六月十七日

初十夜奉初八日手教適感冒數日泐復少遲謹分條陳列於左一省三調托之事本太率意密告一批良藥苦口渠當能領會其人長處在豁達好名熱腸向義然受不得委曲故鴻章一聞此信不憚詳陳鶴弟過此云師意良厚其致省三書或有戒驕縱字樣省卽誤會彼最怕驕縱之名亦是愛臉處以後仍求隨事訓迪曲加保護勉成良將之材雉河圍解鴻章亦批令赴臨淮一謁請示進止周盛波之弟盛傳貌甚土而胸有兵略亦准將之健者祈加

朋僚函稿六

三

意拂拭樹軍人材則以董鳳高爲最銘部人材則以唐殿魁爲最均希默識

一皖南各軍處置竟無妥法唐軍尤不成話鍊渠六月初六密稟與周鎮蘭亭回金陵面稟情節相符唐義謨齷齪無用營哨中敗類更多現弁勇逐日盟誓其意欲挾允定之餉且要挾撤軍時不得懲辦首事之人非必眞造反也若僅給餉遣撤不辦一人目前敷衍息事而事後效尤必多鴻章正擁重兵亦不敢發此輒語惟該三軍和同一氣斷難彼此相制張道請將東壩防軍進駐旌德自可暫資控馭鄙意不敢謂然一恐各軍勇夫暗相煽久必變樣金道在常州帶親兵數十人卽有與戚堰開營串通結會者是以前以鴻章密飭王永勝不准所部勇夫與徽甯各營往來杜句結也若徽軍果眞變叛鴻章願率將弁征剿亦不怕做惡人亦不怕

句結矣

一蘇皖各軍統將向未共事或互猜甘苦之不均併茶一路有賊打尙可無賊打必自生衅仍以少遠爲妥以上二層想尊意必均鑒及桂生初三起程聞尙未確俟其到防應先議撤該軍次撤金軍或酌發兩三月餉以資川費餘俟回湘找給如其鬧事則回湘卽不補發如該統領營官不交出首犯亦不補發至其著名劣員提到固可重懲不到亦易緝拏先予以參劾褫職訊明正法字樣足示懲矣周鎮云各營人數甚缺與李勉林商酌請飭無庸募補告假者聽臨撤時派員會同統領點驗人數按名給餉省費殊多先事准假之說陰寓解散老勇之術似甚中肯爲首者必老勇也擬請迅速核辦雲涯所部亦無紀律隨後亦須議撤俟諸軍撤盡粵賊當亦去遠皖南可不設防如賊未遠再調蘇軍一枝替換此

明原函稿六

三

時發縱指示一切須由函丈鴻章昔爲幕徒遽躋大府斷不可先示威於尊部乞原諒

一皖南糧臺近收各路解餉爲數甚鉅勉林等不知能節存若干備撤否昨與小浦及張富年等酌議楚西請引商多西岸預提二兩楚一兩似可辦到計八月後可湊二十餘萬卽儲爲撤皖軍之用頃准咨調八萬業令先撥二萬惟步軍統領疊奏撥款及新添京餉以淮課盛名一毛不拔怨忌必多如何登答乞示

一捻已西竄則豫楚必又告警周家口一軍尙未有人省三休息一月後自可應命惟出境遠紮豫撫必常來攙鬧兵將祇聽一處號令斷不可兼聽數處今各省當事無能知此義者若西南大局擾亂亦由不得不遠調此須仰仗神力將領方敢任事省三卽不能往或開奇或松勳似皆可任此路所不放心者再遠調則餉運

斷而眾心離仰祈安酌

一吳紳殷兆鏞痛斥釐捐鈔播各省王憲成爲之疏證有功臣加警戒歲入四千萬等語專意詆陷鴻章五月底接奉

寄諭愴惘至今並不敢以直陳函丈宣示諸弟恐貽親友之憂月初詳覆摺片語多傷時不得其平之鳴不計其禍福仇怨頃旨回已蒙昭雪謹先錄呈師得毋憫其危苦而勛以涵養耶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六月十七日

船捐盡免米捐暫免已屬勉力爲民至釐卡果有妥法早經議裁何待今日鄙人兵餉兼籌事體輕重略有權衡或未俟去任而先議裁卡又值鉅紳謗侮之時未免稍涉支離敝疏覆陳聊表心跡以覘

上意之從違爲進退耳是以不速咨行今早奉明發

朋僚函稿六

三

諭旨一道以釐卡斷不可裁殷王騰謗非是公明正大令人感激涕零當卽日恭錄並鈔摺片稿咨行諒可先期鑒及摺內不累及司道一語怨固獨任謗亦獨受惟賴執事與遠堂子奉蔗農諸君隨時確查弊端就近整頓以匡弟所不逮裁與併之說則不妨從緩且熟籌之前詳作片稿都人士必謂官場合力堵剿然事理豈能不辨我輩所爭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勢尋常案件祇管會銜繕發漢口采辦木植卻較簡捷應奏免釐捐孫道調辦工程必可當行然須時時戒勉其人可操不可縱也兩生來金陵住數日病係內傷宜予數月之假洋務稅務應守仍可代理惟采辦軍火究非丁道不辦太平洲移設廳營係屬正辦惟營制未定先設廳缺再議營汛亦可田丞擬局委北缺勿令耽擱山東已撥潘軍月餉直隸未有消息卽不抵撥須俟彼撥潘餉我再起解固本

一項否則非情理矣太鎮稟詞荒謬已批斥勿庸捐助船費松勳
改道蘇常業經咨照來單略綴數語附繳未知當否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五月中旬奉四月二十七日賜書詳懇數千言事理周折意興酣
暢若把袂爲竟日談適有金陵之役倥偬久未泐復昨又奉閏月
二十六日手示備承肫念感愧奚似敬審籌防嚴密慮事精能就
江閩粵三界見有兵力必可合謀聚殲此寇不致復貽邊疆腹地
之患但須約會諸路趁好地勢痛打幾仗禽渠散黨乃易了結若
各保境土養成羽翼又將神州而飛孫小山庸鶩不足有爲峴莊
中丞如卽履新與公素識何弗請其就近先赴贛南督勦則閩軍
亦不得不盡力左公規遠勢好大言未能盡有實濟峴莊久親行
陣其才或足殲窮賊也敝部楊郭兩軍前因皖南各營譁餉慮不

朋僚函稿六

三

可以支門戶是以檄赴建昌旋准左帥來咨聞捻氛甚惡奏調回
蘇已於月初陸續抵滬吳春帆先專弁求調而大咨亦至鄙人祇
患濟餉之艱若竟赴粵未始不可一助驅除茲則不必議矣筱兄
莅任後兜勦叛勇似尚順手有陳俊臣在郴桂諒可自守粵軍強
悍必能堵住終慮此賊不旁逸江右卽下走粵西耳節相至清江
後緣捻逆盡回蒙毫久圍雒河乃移駐臨淮調劉省三周盛波各
軍由徐進勦初三日遂解雒圍比聞捻已由鹿邑竄豫豫軍本無
得力吳少邨亦豈帥才而

朝廷不知直待其潰爛而徐圖易置庸有裨耶豫鄂則皆兄弟有
節相駐皖徐捻必無志東北而節相亦必無志豫楚捻亦必不能
撲滅矣今日事真可爲徒恨人才少弟謬權大庖於地方奚所補
救惟不掣節相之肘與約兩淮課釐及皖江入款仍歸帥營及留

防軍需敝部仍食蘇餉殷譜經王蓉洲等橫肆誣謗能勿申辨摺
片稿並新奉

諭旨鈔呈蘇紳不識時務亦太無天良公謂幼丹得譽君子疑其
過情鄙人得毀自悲傷其非分可爲同病相憐矣金陵一座空城
四圍荒田善後無從著手節相以蕭曹清靜治之何貞翁過此云
宜竟廢棄一切另移督署於揚州雖似奇勗實則無屋無人無錢
管葛居此亦當束手沅翁百戰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當
局固無如何後賢難竟厥施似須百年方冀復舊也六弟幼荃節
相奏派練馬隊彼有攘臂下車之志家慈殊不謂然弟不幸以軍
事起家雅不欲諸弟皆作勇頭惟帥部專借淮勇之力聽其贊襄
左右聯絡諸將他日或爲阿兄卸肩張本公以爲何如粵中軍事
方棘公不宜遽有退志賊退則官聲更起澄老與閣下會當卽眞
富強之基不可失也處同事則大者婉爭小者隱忍而已節相本
有送女長沙之說容以尊恠轉告劄剛家慈擬秋後由蘇至金陵
作梅仍在敝幕

朋儕函稿六

三

復曾相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昨夜奉二十一日手諭敬承一一鴻章初亦欲效法吾師含詬忍
尤乃見殷兆鏞疏有抗違

朝命而不顧恃功腴民等語王憲成疏發揮斯義有罪不容誅字
樣吳人昧良至此實不過未送川費未寄炭金一小嫌耳若如幼
丹之周到何至於斯左公之暴戾恣狠則又無敢嬰其鋒者世人
專欺良善良善固可爲而不可爲耶自茲以往當守師訓勉留餘
地以處人悠悠毀譽付之不復而已筱兄初七日來信云唐義訓
昨過長沙赴徽營諄請遣撤計月杪可至尊示卽當發動誠爲剛

決鍊渠勉林所籌之款檄令不可先發極是鍊渠先不量而後入既又舍不得一擲被偪出票遠避赴婺均有可撤之理作梅謂其在希帥處膽小多姦巧於此事始末徵之似不甚誣弓委皖南道做處帶兵者多不合例如無稱意之選竊見金道以誠機警曉事素能籌餉前幫馮子材裁撤鎮軍頗有作用現在喬中丞幕府可否由尊處會銜檄委指明改駐蕪湖一切遣營籌餉由鴻章督同籌辦或可剛柔應手鈞意以爲何如松勳兩軍疲憊殊甚已有五營到鎮擬俟休養一月卽將該隊調紮蕪湖扼上下適中之地徽軍果變金陵安慶南昌三處均可馳援必足保守請放心揜患已遠必須靖此內亂爲吾師一振餘威爲湘軍勵此晚節爲各軍杜絕邪萌師門震動於上鴻章暨金道等調停於下當漸就緒必不致釀成叛亂卽叛而聲罪共討不過徽郡一隅暫受其禍必不致潰裂大局仍祈卓裁

用舊圖稿六

三五

潰裂大局仍祈卓裁

復曾相 同治四年七月初九日

讀查辦徽事札示嚴正明允義盡仁至欽佩曷任桂生逸亭均已到營當能凜遵妥辦不致激成大變如學金口前事鴻章必以全力赴之松勳十六營皆抵鎮江皖事急則沂江而上相機兜截開奇十七營由東壩並進聲勢自振聞霆營叛卒在粵境之羅浮投降惟康逆悍眾聞粵各軍均有小挫秋涼必由鎮平竄出未知所向江境兵力較厚叟席尙爲勁旅似可自保筱兄來信榔桂有陳趙萬五千人而氣甚餒以軍無後援爲慮與約有大警先調南雲各軍爲近援再求蘇軍爲後繼欲將松勳調宿太上游爲可南可北之計鴻章竊以援湘太遠而必不及惟皖變須防卽唐金安撤亦須有一枝重兵扼江上少遲或令分紮蕪湖建德或全赴東建

鈞意以爲何如竹莊署皖南道最爲相宜盼其速來商籌一切喬中丞報捻逆出境一萬餘人果爾則豫鄂秦兵力當足制之或不

至張皇呼籲再煩大纛遠征中旨不以駐徐爲然但冀外閒不催耳沅文病體可支似宜履任晉省富強之基且可代吾師西北之役可勝欣賀粵事甚棘有竄撲惠州之說則距省不遠筠僊與瑞左兩帥頗有意見良費支撐恐不暇籌及私事劼剛欲其就婚鄙意亦以貴宅無人伴送爲難便中當以私見婉致之前會奏蘇省減地漕一疏戶部痛駁而必援左公減浙江浮收以相糾語多激射尊論每訟輒輸亦是一證然此實爲鴻章所牽累也王子懷周子佩近俱病歿窮苦可憫

致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七月初九日

朔日奉復一緘知已達覽鎮江周守遽爾病歿清苦可憐恐其旅

朋儷函稿六

三

襯難歸應飭牙釐局於月款內撥助千金以代同人賻贈望告知子奉照辦遺缺急須委署江甯遺缺府李仲良勤謹忠厚田丞祚深得民心均可酌委望閣下商定一員或會銜檄委或飭司詳委速飭赴任爲要勿庸往返緘商致有遲誤奏減地漕一疏頃奉部覆漕項不准核減地丁更勿置議

天語煌煌恐不可以力爭將來錢糧考成奏銷難辦祇有多捏災欠海運津貼既裁卽漕項全徵似亦不敷經費應否設法另奏乞高明詳慎酌定部中書迂不深悉外省情形輒援浙事相繩豈知浙固取巧耶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七月十一日

奉初八日手示讜論忠告初佩無已自殷閣學奏疏鈔傳遠近皆發裁卡之議弟明知一裁則餉虧數萬而覆疏未上姑徇眾論飭

局核議惟事關變章必須詳審閣下與聽襄所擬就兩捐之意而於出口月加一捐固較簡易收數亦減陳道所擬各口加倍抽收又兼收貨捐一倍嫌太煩重而各口繞越偷漏趨避之術必多以之彌補所裁各卡仍恐不敷至謂改章後客貨大通餉數可增究亦有何把握若改章而餉愈減勢必復設舊卡則更不成政體陳道函稟至今未復姑爲執事言之耳此事坐談懸揣得其理而未曲中於事情可否酌委明練老成者周歷各處諮訪察度然後集議庶一改而不至再改所謂裕餉經久之謀矣至弟與閣下共處危難數年於茲斷無不可共諒之隱從事各員有偏見未化者委曲開導以求一是鎮江昨擬委李守正與來悃脗合江甯終無遺缺或能藉此奏補敝處會銜附片可也世香奉諱果作歸計否黃倪二守均可勝任而黃較強此缺須請

朋儕函稿六

三

旨簡放卽由尊處主稿會奏問午橋可發驛遞否聽襄稽核釐贖本是熟手方伯函乞轉交

復朱久香學使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和陽計已竣事何時渡江徽軍已奉帥檄嚴行查辦月內當有頭緒如敢爲變卽調敝軍兜剿甯郡考試似可無誤若屆期平靖徽亦可考也恕皆保甲之法固善無人則不能行已據鄙見批飭劉季諸君知爲皖中良吏桂令現在何處肥人至今感頌長康頗得民心頃已委署秦州都中條陳釐務甚多不知田畝盡荒錢漕難徵正項旣不足以養兵必須釐金濟餉與其病農莫如病商猶得古人重本抑末之義書生坐談誤國可爲浩歎且外國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強中國將何以自立耶千古變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鈞執政亦不知豈甘視其沈胥耶鄙人一發狂言爲世詬病所

不敢避

致錢子密吏部

同治四年七月十五日

別來聞從事賢勞舟車暑溼艱苦百倍使閒居者愧師友之獨爲其難也揜趨豫省似入無人之境所患不獨在豫節制三省師相屢辭不獲宜勿固請政恐徐州不能久駐卽臨濟徐陳四路屯兵亦非久局

朝廷專以揜事委師相須早籌分任之人則較愈於辭節度耳少邨實是良吏兵事固少歷練而豫軍闕穴尤不易治若不虛已下人必有焦頭爛額之日然而真能虛己者亦罕矣尊示商令省三任豫事省三才與志均可辦賊惟與該省文武官場共事難盡愜洽又距蘇太遠餉運費力將來若圖豫事潁州周家口須添設轉運開封宜設總局西北虎牢白沙等關南路信陽各駐重兵方得

朋儕函稿六

三

兜勦之勢銘軍尙單省三氣力尙舉不起未知卓見以爲何如六舍弟訓練馬隊慮不能耐長途追逐之苦若訓練一人統將又一人無甚實濟弟擾攘簿書日乏佳趣初謂暫代數月看來難得替人師不回任又恐驟易生手攬壞大局但久居此益覩然也何時移節徐州尙待徽軍續報否

復曾相

同治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初八覆奏大疏於揜情兵略指陳明切足以達難顯之隱賊流而官兵不可與之俱流至哉斯言筠僊謂如程朱晚年講義殆非他人所及惟河南應繁重兵之處尙多官吳諸帥迷離恂恂終無歸宿如西北有勁旅則秦晉可不設防中外不明此愴徒張皇耳淮勇遠調山西決不相宜誠如尊論將來沅丈與舫僊赴任亦是兵將爲難湘事宜令劉朱備援再警則商調席婁已爲筱兒言之周

子佩身後蕭然已援王故守學懋舊例飭蘇省釐局於閒款內提助公賻一千兩別無官事未了可釋塵懷蘇章待故吏本極厚也梅花書院緩叟屢函託催前王補帆過此云彤文固求不與大發牢騷循例固應奉讓頃緘致雨亭及早興建卽由鴻章作函關聘並婉謝貞翁惟貞翁之姪在此賦閒擬卽札赴行營差遣稍慰緩意何如楊子厚年丈自臨淮見過老不忘得似尙樸誠耐勞故派赴鼎營嚮導琴軒來信以閩中丞擬將該軍協餉併入尊處例撥三萬之內求勿見允此軍必可保障東省胡爲吝此區區李勉林十五日來信云金唐兩軍老勇先已告假一大幫沿途安靜尙未提及續奉查辦之札似可無事該臺存餉五萬茶釐地丁借款在外現辦遣撤諒須添補若干金陵存有湘鄂預釐十一萬西綱卽開又得十萬又提滬關數萬除擬貼補皖南撤勇外如尊處急需亦可酌量吝取太平府楊守前事鴻章祇照案批飭毫無成見茲將詳細節次另紙鈔呈並鈔撫咨應由喬公主政鴻章不便專制皖吏然公論自可代伸鹽道例由外奏補一人一缺尙無擬陪章程非請

旨可比徐守業爲奏補江甯實缺真好官也

復曾相

同治四年八月初四日

日來陰雨滂沱計已抵徐若途次當更艱苦系念曷已桂生密禽爲首者正法全軍股栗可稱能事似可逐漸遣撤黃冠北來云官相欲調金逸亭赴鄂如將該部全往以後無須江皖給餉尤妙廷旨調金赴甘將何適從敬求核辦正陽鹽卡容卽遴委高守梯查辦海門參案難遽東下或令張家斌前去試辦張前辦泖湖釐卡甚有風力操守尙好於淮揚水師素相浹洽未知果勝任否兩

亭欲將梅花書院脩金改爲五百兩鄙意緘屬並興安定一席各五百金則何晏二公均有位置惟緩叟利在多金不知肯就否乞師便中商之騰軒已請開缺會銜附片一件暫未咨行謹以鈔呈兩生與松巖似有芥蒂故仍遵前議如尙齋得缺西局替人仍求妥酌丹初廉正耐勞實有長處惟器局少褊劾州縣近百人均爲交代其交代亦無實際屬員總視上司趨向崇兩船舊人固不可用亦奚必盡參此怨謗所由來也琴軒於地方尙無干涉聞將赴徐晉謁祈加訓迪省三乞假兩月鴻章批令毋庸離營沅丈決辭晉撫或未得請卽准或須函丈薦賢

復郭筠僊中丞

同治四年八月初九日

奉七月十三日手示旁皇周浹抑塞光明乃歎公之遇獨孤而志足悲矣三省會剿若令左公駐汀州而江粵兩帥各率一軍相倚

朋僚函稿六

四

角必能聚殲此寇作南路一大結局惜當事各懷疑忌

朝廷無此遠略無此威令坐失機會良可痛惜左帥不欲與人共功名久留漳州似覺無謂然卽移汀而無調度鄰省之責或多阻格不行之處亦無濟耳江西兵力甚厚不肯出境一步峴莊與春霆踵至稍肯變計否聞鎮平踞逆有西竄之說並由長樂窺惠州粵軍當可自支蓄銳已久冀痛勦數次驅之出境惟恐入楚而後兄將受窘迫也弟日夜望南賊平稍裁防軍以節餉乃徘徊而不可得相距旣遠又不能效一臂之助徒以爲愧捻趨豫楚節相已赴徐州

中旨屢趣派兵遠追實未深悉竅要自古治軍任將未有不擇人而施而可觀倖成功者也粵賊淮捻均有待盡之機如目下辦法則有不能遠盡之理楚豫間若得一帥如東皖布精兵四圍庶捻

之滅亡有日尙可分餘力以向秦隴否則皖豫楚吳粵閩各養勇
數萬合共三十餘萬人不曰南防粵寇則曰北防淮逆兵何時得
息餉何時得減甘事決裂卽在旦夕兵連禍結無窮期矣節相決
不回任亦斷不可遽回弟覲然久署欲辭恐來者掣肘欲去而遷
地弗良徒羨沅翁置身物外爲至樂也幼弟更事較少治東省騎
兵尤難駕馭故尙虛與委蛇五六月間淫雨過多江淮盛漲低田
頗受水災子遺無以謀生無可賑卹深爲疚心家慈挈眷擬於月
杪來甯年內外便將回皖

復羅大司徒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前奉正月二十四日手諭以謙退深遠相助感悚無似鴻章謬乘
時會薄立寸功每兢兢以晚節隕越是懼凡經國馭軍治民察吏
諸大政罔不竭誠籌畫核實推求世俗習爲圓媚或與鑿柄吳紳

朋儕函稿六

聖

過客所欲不遂尤騰怨謗動以恃功腹民相譏東南各省何處不
捐釐助餉當局皆非得已於農民生計實無所損諸公以此糾責
成功固不易居不成功者亦豈易居耶今日國是無人主持則辦
事者祇有不辦而后妥鴻章略有見地不敢居功亦不敢挾官欲
遂虛與委蛇浮湛進退之間而心有不安也夫子鋒車西指何時
返旆詹系曷任

致應敏齋觀察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昨得報

特旨子署要缺頻年勞勩一旦騫騰中外望孚賀賀雨生在滬經
手各事望大才逐件經理悉心接辦勿任承辦各員稍有弊混顧
項洋軍火及捐釐尤爲敝軍命脈所係洋務爲地方大局所關循
其脈絡而研究之頭頭是道以閣下之才思精力當自綽然有餘

惟勿操切以見好亦勿圓媚以徇人張弛剛柔之間必有以自處矣前見所刻陳文恭語錄甚爲簡要是居官臨事之模範便中賜寄十部洋匪入內地搶劫有獲犯須與力爭前定買英兵鎗五千枝何以久未見到祈查催鐵廠做鎗機器成否並與韓馮諸君督責之雨生云欲買法國來福礮如磅數尙輕陸路可用卽酌買芝田於此事經手日久屬其格外細心推敲亦算仕學者一副本領江甯教堂前札語氣稍厲欲距人於省城之外耳我進一步則彼或退止一步在閣下從中調停馬頭以法國爲正辦英酋延宕不換總署亦未復詢如法國先換英界不致再改否日本來中國通商乃意中事中國已開關納客無論遠近強弱之客均要接待無例可以拒阻然未始不爲西洋多樹一敵新關旺收每月究實用若干乞按月密開一摺見示喬中丞屢索皖餉允從關稅勻撥一

朋僚面稿六

三

萬已商之松翁老關須認真整理藉清歷屆考成贛道將賊中洋人謀害英公使赴總署曉瀆屬派大員往查昨檄調賈雲翁以其老練可靠祈催令迅搭洋船來江兩生何時履新盼甚嗣後鹽務稍暇仍可隨時赴滬幫同商奪也

上曾相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初四日肅緘後知大燾早抵徐州幼弟來書馬隊大致雖定簡練需時而物望

朝命迫不可待聞豫境蹂躪甚苦劉松巖來信沈項之交一夜連破十餘寨擄殺無遺屬爲轉求決策進剿省二十二日來函呈閱渠亦欲吾師稍進以謝責望前兩疏本甚明切

中旨旣不交議仍復督催能否強起一行先赴陳州周口一帶就近察度辦理徐州卽交張道籌防無須漕帥移駐吳少村藉駐許

州以文其誤事之咎南汝蒯道係鴻章舊識來稟謂師無統轄均不得力而賊勢日張吳公乃徒報勝仗吾師果圖豫事必先撤去延陵月請換知兵或帶勇得力者可備先驅之助鄙意如潘琴軒劉仲良皆可造就如仍守前議不越鴻溝一步以後進退兩難連日爲此事反覆熟籌至夜不成寐未知師門何以處之霞僊中丞因前疏伉直被議降調掄平則吾師弟亦當謀去官耳

復馬穀山中丞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白齊文一案已算完結應敏齋來稟英領事造謠挑衅云該兩犯均被中國謀害無據之詞斷不得逞惟敏齋素頗怯弱不及丁雨生之強幹今雨生授運司敏齋署海道洋務恐多洶氣耳

復曾相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任桂等股已趨東境自無庸再進豫省鼎樹兩軍赴曹濟兜勦佐

朋儕函稿六

望

以馬隊當可痛打一兩仗幼弟智略稍具惟歷練未深艱苦難耐性情亦少剛褊謬蒙軍寄家慈暨賤兄弟不甚放心惟祈隨事開益之爲幸松軍交楊鎮鼎勦本可自爲一大枝自當一大路今以幼弟步隊難湊改調徐州該軍苦戰數年不無習氣鴻章偶約束馳驟之尙不至如霆營之汗漫遽調陸路亦不能如水路之輕便但求訓戒而兼以體恤緩急當有用也楊鎮所部洋鎗精整爲蘇軍之冠該鎮饒有智略所至之地講求形勢布局惟精明與高亢均嫌太過鴻章節取其長每加箴誘其隊伍營規尙好擬遵檄北調令暫紮宿遷就運河左右紮營轉運較便如捻竄沂海亦易游擊彼時再令松軍併進氣類更合未知鈞意以爲何如金唐餉項雖截至閏月初二日止而飭交十二人未知能否獲解若遷延時月有無變態加增之處既經定計遣撤愈速愈好吾師能否放鬆

一步竹莊簡放皖臬喬公已請將馮何二守遴補皖南道小宋苦求卸赴鄂任似可卽令竹莊接署庶皖事與此間較爲順手徽甯牙釐另派專員督辦尊意如以爲然乞便中以方伯一席商之鶴翁梅花書院脩金俟雨生莅任再商加也再部駁借還漕折做處尙未接咨吳人在京者怨謗鴻章皆由釐捐太煩前奉

諭旨仍有後言私冀如霞僊之以微罪行則幸矣至師門開罪自由歷年熟讀挺經藩運二司目前似尙無礙惟奉

旨京餉未能如數籌撥頃奉

寄諭飭照部議明年裏下河漕糧全運本色此事萬難交卷雨亭必亦束手奈何

復方比部 同治四年九月初七日

捻眾已分兩股一在豫南一竄曹考揆帥抵徐後督練馬隊尙未

朋儕函稿六

四四

就緒頃因事棘商調現駐鎮江之松勳各軍分往徐海相機截剿東境本無得力之軍幸潘琴軒廉訪駐濟已分隊迎擊惟該軍人數少單以徐軍助之當可一戰黃運各河日漸消涸賊騎飄忽恐畿輔又須籌防都督公廉正可爲筦庫吏實非封疆將帥之才卽豫漕各帥於軍事均甚隔膜若圖速滅此捻疆吏必須知兵鄙人五月閒附陳一片幸蒙采納至令保薦則未便遽然越俎冒此不遑聞揆帥處有交查東豫之件未知如何答復相公近頗媿媿然非得人襄事則捻不得平中原之亂無已時也李都轉偏隘不可任潘臬謀勇志略似堪重寄做處曾於年終密考及之樞中曾否留意卯金因言獲咎並及和靖代者能否稱意舉措太輕無以堅任事者之心而閒執讒謗之口耳弟待罪大邦所部各隊分布數省籌餉籌運及地方要件昕夕不遑精力交瘁環顧當世禍亂未

息人才日稀徒增惴懼

復鄭惕庵少卿

同治四年九月初七日

蘇省瘡痍之後農田荒廢錢漕多請蠲緩惟商貨尚未減色抽釐助餉各省皆然沉江海通衢利無鉅於此者吳紳素喜把持地方公事乃以詬病鄙人曰霸術治民曰恃功媵民其實各局卡用人之法較他省似尤精嚴比權督篆通較江北及西皖各處辦釐之法似尙不及蘇局之清楚求全致毀能勿慨然

國家常年入款經此次兵亂大劫正項什不存五捐例太煩久無實獲軍務未平固須仰給釐金卽各省肅清以後善後治兵百廢俱舉亦必酌留釐局以滋益之自古加賦則爲苛虐征商未爲弊政去秋金陵告克戶部首爲裁撤釐局之奏臺諫百執事從風而靡併爲一談甚哉腐儒不可與人家國事也從前勦平東南賊匪

用儉面稿六

聖五

專恃楚軍湘中將材亦輩出如塔羅江李胡彭諸公均滌相所賞拔近則稍陵替矣志得氣盈而不免於竭揜逆情形中原地勢又一變楚師已成強弩之末滌相出征皆借用敝部淮勇而湘將亦無從之者惟步隊可靠鎗礮太多不免笨重難於趨利而赴機四鎮圍圍之說似可保東皖而不可控楚豫現擬整練馬隊兼用東豫土著而北人不諳紀律馬匹未易精壯須半年後可期成軍又宜多造大車廣購騾馬以利轉運而備營戰糜費亦甚浩大欲滅此揜須合東豫蘇皖四省之財力人力以經營之以一帥倡率以各疆吏分任同心協力方可有濟無如各當事都不知兵且相視隔膜滌相亦不免徘徊顧慮各軍餉運專指江蘇長江洋務必須熟手控制弟暫代斯席斷不宜久然默念大局又有前去後空之患承愛敢併及之

十二日接

廷寄一道反覆籌思似難盡妥想尊示業已在途謹就管見所及尤重大者奉陳如左西路平原四戰之地備回勒掄至少亦須重兵四枝又須馬隊數千敝部派往徐濟陳毫分守者已四十五營近調松勳桂親兵等十九營共及三萬人蘇境僅劉仲良及開奇親兵等一萬五六千人餉源洋務重地分防彈壓鴻章尙以虛名鎮之若自遠役蘇軍必全調往渠等亦斷不肯留且全調仍屬無濟於事擬懇將劉省三楊鼎勳兩軍給還此外概令專歸吾師調遣而吳丁諸君空拳坐守素少威望其何以備緩急卽片換有威略者片募兵則必多占餉而東西兩路前敵必不足以接濟至購馬練騎籌運設局展轉需時分任需才更非可咄嗟立辦此兵事

用原函稿六

呈

之可危也鴻章代庖數月通籌兩屬所出之餉酌盈劑虛移緩就急似前敵及留防及遣撤各軍可以敷衍不匱茲

朝命吾師弟各當一路兵與餉似宜合辦之中略分界畫目前不致推諉日後亦易報銷甯皖入款應請全供師營蘇滬入款應請全歸敝營某軍歸師處調遣卽由尊處發餉如鈞意亦以爲然似須奏明定案甯皖責成署督蘇滬責成署撫師與鴻章各遙爲督察至東師如不足用再令齊晉直隸協濟西師如不足用再請鄂豫協濟雖不可靠而根本在吳則必須確然可恃此餉事宜預定也松巖護撫以來兵餉尙未掣肘遠久必難如常雨生洋務旣熟與敝軍息息相關

朝廷自有深意惟資望過淺松巖聞之當先引退司道以下亦難翕服雨亭於江藩最宜藩運易人大營後路恐不順手仲帥滿腹

牢騷用人行政或多變局乃

中旨遽先派定能否另再設法擬議之處仰乞熟籌密陳或謂宜請調筱兄爲蘇撫兼通商而以兩生爲蘇藩或筱兄署江督而仍以兩生兼蘇撫通商此非鴻章所敢與聞或謂宜請松巖署漕督而兩亭仍留江藩是否可行惟

廷寄未密並及漕帥似有成見欲辦事不得不擇人欲擇人不得不任謗仲帥昨已附陳病狀不得此席必速其去知師門亦躊躇莫決然事至此恐又不可一味隱忍此尤關係至要者也鴻章辦賊之才豈及吾師萬分之一西北遷地弗良更爲不了之局既奉廷旨何敢戀要津閉賢路卽懵懂西去當索蘇餉中外似可相諒但於西事無所裨益東南大局先自掣動午夜旁皇不知所屆揚鼎勳本定於十八日拔隊因此變局姑令暫緩以俟後命

上曾相

朋儕稿六 同治四年九月十六日

聖

十四夜肅緘到否疊據各路探報南陽張總愚一股有續竄東境之說果爾則豫西暫毋庸另遣一帥鴻章前函係照

中旨擬辦於南北大局實均未妥頃於雨亭專差遞函附呈鈞管師門回任此閒亦多此議鴻章深以爲然惟前次叩送時奉諭決不回任故不敢擬議及之若

朝廷卽照目前局面勿急更調最好而鴻章恐貽貪位避難之譏必不得已仍照雨亭所擬請以鴻章代吾師剿賊如尊意肯俯徇眾望回駐金陵則後路大局滿盤俱活不致掣動此必待請示而後敢行伏乞明訓連日因家慈病似瘧非瘧心神脅亂

復喬鶴儕中丞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皖南金唐二軍未能遵札如數解犯爵相似難遽允則遣撤尙須

待時馮觀察於該軍情事未熟履新有無裨助請加詳奪竹莊原
應赴臬任徽甯控馭當屬何人小宋以久留皖藩名義未正聞有
求去之意姪曾商之爵相謂竹莊攝藩爲正格竹莊才識有餘於
錢穀未必生疏而爵相云渠在江西湖南物議頗多過顯則恐惹
彈劾不知憲綱自有資格若不令臬司署藩而擇委道員或並疑
臬司之不克勝任且令竹莊難以自處也尊意小宋不必遽去俟
竹莊到任二三月後公事稍熟再令接署極爲穩洽統祈酌辦蘇
滬湊撥皖餉二萬已飭來弁迎提棉力止此幸勿再索

復方比部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此間疊奉

批諭督師河洛自爲秦晉門戶起見不知揜逆大股盡竄東徐其
張總愚一支留南陽者尙非悍眾豫楚諸軍當足制之鄙人於西

朋儕函稿六

四八

北形勢生疏而所部各軍盡調歸爵相四鎮之內冒昧前去非特
遷地弗良豈忍奪爵相已成之局諸將聞弟視師必皆舍彼就此
一軍兩帥牽制殊多沉餉源全恃吳中付託非人轉運接濟終必
匱乏恐於前敵無甚裨助而東南全局先自搖動正躊躇聞聞爵
相先自覆陳不知

復諭若何如不獲已弟久在軍中今豈稍有畏避稍有貪戀耶欲
圖中原東路以江蘇爲根本西路以襄鄂爲根本庶可大可久之
計從前勝僧袁諸帥久勞無成皆握軍符於客境曾左與弟治兵
本省權無旁撓僥倖見功此其故可深長思也然如今日之豫秦
蹂躪已久實不能自了則主客兩難是不得不兼以兩楚爲餉源
但外人不敢發此議當局不敢存此心耳西事萬難結局關西名
將書來甚以爲苦

復劉松巖護撫

同治四年十月初八日

頃奉初六日惠緘遠有告養之舉想

朝廷眷念勳勤必蒙

溫旨慰留而台端忠厚懇篤實心辦公不獨弟共事數年知之最深卽闔省僚屬軍民亦莫不同聲依戀也九月初六日

寄諭弟奉到後因恐大局未甚穩妥祕存數日但緘商爵相妥酌覆奏嗣見爵相咨鈔疏稿漕帥並將前奉

廷寄咨行又恐外閒傳聞異詞故補咨尊處俾釋眾惑今閣下陳情萬一奉准蘇局艱難誰與撐撐念之心悸雨生升擢太驟於錢漕情形尚生經揆帥力陳或可中止聞前摺留中究不知

上意若何弟西行終不獲免惟糧餉軍火根本在吳仍賴老同年始終維持是所感企年伯母上壽康強定占勿藥幸多方勸慰之

朋僚函稿六

吳元

目前徵漕喫緊斷不可稍有鬆勁吾輩在官一日當盡一日之心州縣有不率教者務祈秉公嚴辦豈有教令不行之事弟亦將去官且離蘇較遠此事實難兼顧願我兄勿稍推諉江北新漕已與仲帥商定半折半運織造兩事悉如尊議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六

